尤菴集 三

疏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

疏

辭輔導 東宮之 命疏 仁祖乙酉十一月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準承政院本月十三日成貼以臣實合輔導東宮斯速上來事 有旨者臣聞命驚惶措躬無地臣竊伏念人情之所敬威莫如皇天然覆臨無間氣脉流通故凡有疾痛幽鬱莫不號呼而訴慕況我 殿下覆載生成之德均施曲照父母孔邇令臣若不瀝哀控危祈免 誤恩而一向悶默則是臣自外於 聖明之仁愛而益重其罪戾故輒忘其疎遠賤微而冒陳卑懇伏乞 少赦僭越之

誅而試垂察焉臣本至愚極陋百無肖似少耽科場
才劣無成退比編甿猶且不足不料夢寐之外得叅
一命當昔新儲邸下在閤之日出入講廳迨周一年
其間猥蒙恩榮錫賚頻仍臣誠感激每思糜粉而末
由補報俄値兩宮北行之日臣實在職義當執靮從
行以備輿衛而臣有老母遠在南鄉兵火之餘急於
奔省蒼皇尋問之際兩宮行色已成燕秦區區寸忱
無路自效則臣之負義忘 恩實難自贖然而 聖
慈不施刑章反畀縣符臣顧念母年衰暮菽水不繼
豈不願一致專城之養以伸反哺之情實以讓病趍
夷揆義甚乖而加以臣身疾病侵凌良社簿領之煩

實所難堪以是重自恇惕而不敢交事自是杜門深
伏分甘溝壑不意虛名誤徹去冬今春疊受臺憲之
除此在文纓猶爲選職顧臣何人敢膺玆 命與其
玷辱名器寧犯逋慢故雖卽冒死控免而餘悸尚存
況今 新命實是曠世 異數無前創典雖施於抱
道宏儒宿德厖臣而尚難遽承況臣於此雖狙猿之
冠冕羆鼠之羈靮未足喻其不似臣身不足恤竊懼
有識竊議於 聖明之舉措也且臣竊瞷新儲睿性
英喆卓出萃類雖章句訓詁之末無所資於臣身而
臣亦不敢仰裨萬一則固巳有辭退之意而只是貪
戀 恩私遲回苟淹至今追思猶爲忸怩況聞今日

憂戚玉成德業盛大正當博求名臣大儒明於帝王
之學者以成其薰陶涵養之功豈可混取庸雜以褻
其左右以穢其聰明乎臣又 聞頃者 殿下勉諭
新儲曰爾當益明道心嗚呼此實堯舜禹相傳心法
而不曾出於三代以下帝王之口者也噫 殿下之
所以期待責望者至遠至大至高至深則孰不洗心
拭目佇望唐虞之盛而其所擬以爲輔養之具者若
是其草草而失宜則遠方流聞又孰不深憂隱歎而
永失其所望也臣誠孤陋其於文義口讀亦未該通
雖使掇拾緖餘應文備數尚恐十八九窒礙況於
殿下所以上承堯舜下貽翼子淵源聖學精粹心法

一以貫之之妙其何敢一毫與議於其間哉此臣所以寧伏違傲之刑而尤不敢冒進以累 聖朝也重念 殿下於臣前後收召不翅繾綣而臣之老母年迫七十每值冬月咳喘輒作況日迫西山昔人之所深悲而臣亦積病餘喘懍懍僅延若或勉强前進則必死於道路棄命草野故兩抱危悶徊徨前却臣之窘蹙實天地鬼神之所鑑臨也伏乞 聖慈特賜淵照亟命收回元降召旨俾得全愚守分母子相保則實 天地父母始終之鴻恩臣不勝屛營之至

辭持平疏 乙酉十二月

伏以臣前日不揆卑賤冒進疏章祈免輔導之 命

犯義侵分罪當萬死朝暮席藁以俟　嚴譴不意疏
末及達　恩命荐下以臣爲司憲府持平旣又蒙
聖批則至以予心缺然須速上來以副上下之望爲
教嗚呼　聖上禮貌大臣之辭亦無以加此矣臣誠
惶惑不知所出自古人臣受恩之隆未有如今日之
極者也苟是含生之倫誰敢不感奮直前不暇於碎
首沉身以圖報效哉臣雖至愚幸具人形粗知君臣
之義者也其何敢更爲煩控自陷於違慢之誅哉只
以臣自知甚明自量甚熟雖欲貪戀　恩私昧然承
當一時之公論甚嚴後世之清議可畏臣何敢冒僞
抗顔甘犯負乘之戒而重浼　聖朝之名器哉噫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況以待賢者之禮施之於萬不近似之身其所以貽笑招譏者豈止於一己而已哉且臣偏母臨年疾病沉綿烏鳥私情不忍暫離臣亦狗馬賤疾遇寒增劇徊徨前却出門復入臣之情事實爲窘蹙上天鑑臨臣豈誣罔伏乞
聖慈憐臣哀懇察臣危衷前後所下輔導臺憲之
命亟賜併寢使臣得以守分田野母子相保則臣當
撫 恩含榮瞑目而死無所憾矣臣不勝感激流涕危怖屛營之至

二疏 丙戌正月

伏以微賤小臣再陳危懇冒瀆 天威冀蒙 矜察

雖恃 殿下至仁涵濡不至遽加刑誅然自顧罪犯
則膏斧潤鑊尚爲輕典不謂玆者復蒙 溫旨諭以
調理上來以副予至意臣伏槀涕泣繼之以血而不
能已也噫臣之無似國人所知而隆 恩重眷愈往
愈極臣雖至陋無物可倫然或異於山禽野獸全不
識人理者則豈不知感戴 恩榮以死自效哉是以
兢惶戰惕亟欲扶曳前進則不惟賤疾危苦實難自
力萬一延喘得至 闕下百僚之所指點都人之所
鄙笑莫不忿然以爲彼是前後被召屢辱吾君之寵
命者耶與之言議則茫不知東西試之職事則略不
解頭緒樸陋之質不可以近 耿光記誦之習徒足

以溷冐筵狼狽顚躓實情敗露則人將謂 聖明擧
措何如哉而亦恐非 大聖人涵容淹育使品物各
遂其生之至意也且臣以世祿之臣久事科塲本圖
榮利則非昔躁而今廉也實以 聖眷愈隆臣進愈
阻非敢虞一己之取敗切懼以幾蝨之微仰累 日
月之明也故臣每自誓以爲爲臣而盜竊虛名以欺
君父其罪罔赦惟有亟辭 誤恩不浼淸朝爲可以
自贖之萬一也己臣之愚悃斷斷在此實不敢飾讓
掠美以誣 聖明也且念臣所叨憲職過限已久違
命蔑法其罪尤大以此以彼悶蹙靡極竊惟天覆庶
物無微不育螻蟻悃愊有訴必達故輒忘踈賤復瀆

淵聽伏乞　寬虞人不至之誅念先聖服民之訓將
臣前後所蒙　恩命一併鐫攺則不但於　淸明之
政純白無瑕臣亦與病母更相爲命而永爲康衢祝
堯之氓矣臣不勝惶恐感激望　闕流涕更昧死以
聞

辭翊善疏 丁亥五月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二日準承政院十六日成貼所
奉　聖旨以臣爲世子翊善書筵入番事緊斯速上
來者臣聞　命驚惶罔知攸措已於當日望　闕祗
受訖伏念臣草茅賤品蟣蝨微生自頃歲以來屢紆
榮寵恩深河海義重丘山只以揆分量才輒控危懇

疵賤之迹頻煩 睿聽而稟鹿野性終得自效恐放分
安而義乖志遂而罪深據實論刑豈容覆載惕息田
廬日竢誅譴不意今者 聖度韜瑕復加收召臣竊
不自知踈遠妄庸何以得此於 聖明撫躬慙怵心
膽若墜臣性質最下本無寸長早慕祿利久從塲屋
才薄蹭蹬本非林泉之雅致名叨冗散亦是夢寐之
不圖況此 新命實出於常規之外特設位置使之
出入書筵專贊胄教實曠世稀異之 盛典豈非將
以待夫抱道蘊德龍藏鳳擧之士哉而儲宮之所以
期望者亦豈不欲得如此之人以資其討論以薰其
德性哉如臣愚賤顧嘗暱侍粗效其愚矣知識淺短

言語拙訥周旋二載略無絲毛之補雖其大度包容猥加禮貌然知臣之不肖則固已審矣而況自今迄昔倏焉一紀臣之汗滯歲甚一歲慨悠尤之難追悲志氣之益沮萬念灰冷只甘溝壑而竊聽於傳誦之談則儲宮之所以自勉於帝王之學者盖非復曩日之只慕於麟趾之美而已也則又何敢以日廢之陋學近日新之睿功以訓詁之末學累緝熈之聖學哉臣雖目進儲宮英明必以爲不量無耻貪饕恩榮之一鄙夫而不以備於顧問之列也臣之顚沛固不足道竊謂　聖朝舉措之重不宜屢爲有識之所議也嗚呼元良受命正位東宸聲名洋溢率土延頸凡有

襪線之資者莫不願補於衮裳矧伊臣身從前受知
恩遇罔極每思湛族之報矣使臣粗有學術可補萬
一則豈不欲依附末光效其尺寸忻覩學業之大成
哉而直逡巡退縮甘負明時泯泯没没期與草木同
腐臣之情事實可悲矣臣雖不敢供職誠願一赴
天閽罄陳微悃而比年以來疾病侵凌形神澌茶勉
强起發必致顛踣生不能報　聖德而死棄命於草
野則臣之罪戾抑又甚矣而偏毋今年適滿七十氣
息綿惙朝暮難恃人子私情亦豈復遠離遊宦之
日哉臣心危迫終始如此故自被　命以來躑躅䞨
趄戀　闕掩泣仰屋長吁終不知處身之所玆敢瀝

血披肝干冒 宸嚴伏乞 聖慈曲垂財幸亟命鐫遞以安愚分兼使子母相守爲命則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賜也臣不勝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

疏

赴　召乞退疏 己丑六月 孝宗初服

伏以臣屛伏草莽恭聞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號隕罔極五内糜潰臣於郡庭與守臣望哭成服訖臣積病沉痼不能登時赴哭以伸臣子區區之情北望飮泣若將隕越前月二十四日道臣賫致　召旨辭語勤懇誠意惻怛其嬛然在疚愍然衘恤之意溢於言外臣讀未終行失聲長號涕淚交零嗚呼天乎我大行大王聖德中興福祿方新而纔及中身倏爾厭世俾　殿下潛德之辰遽膺此艱大之業憂虞痛迫

若無所屆嗚呼天乎曷其有極臣以無似濫被　光
寵殆將廿年于玆矣每自揣分甘伏窮山倘或賴天
之靈少變其狂陋之質則庶效襪線以補萬一者素
所蓄積也而今已無報效之日矣窮天極地此慟難
盡終要潛翳飮恨而死不意　殿下復於初服首先
收召嗚呼　殿下新服厥命當新厥德而厥德之新
與否實見於取舍之得失而已謂宜延登耆德精選
俊乂以佛仔肩而顧奈何以愚魯鄙劣萬萬不似之
身以累　始初之政乎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朱子之告宋孝宗曰陛下者
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蓋萬化更始人

心顯望之際其用人之道尤不可以一毫不審以駭瞻聆也故臣自祇　命以來夙夜耿耿竊疑　殿下或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自期故其所以求於人者不於其賢而於其否不於其優而於其劣也且人主用人容或有不知而誤取者矣如臣者昔事　殿下於龍潛之日矣其不肖無狀之實畢露而無餘則日月之明寧有不燭者乎不知而用猶爲則哲之累知而用之此郭公之所以爲戒於萬世者也　殿下何故而蹈此哉嗚呼　殿下以大有爲之資値大有爲之會固將益用力於聖學益振厲於大業精一克復懲窒遷改而以修其身痛憤怨疾遵晦量度而以終

其孝矣當此之時如臣千百輩豈敢窺　殿下疑丞
之脚版也此臣所以低徊跼蹐不敢承召而上臣偏
母臨年重嬰疾病烏烏私情不忍遽離以致奔哭最
後於人臣之罪戾至此尤大噫君臣之義天昇難誣
而令臣虧弊如此則稽古讀禮又豈一分近似哉臣
誠不敢冒膺以滓
聖朝敢瀝肺肝猥籲哀懇伏乞
聖慈憐臣愚妄察臣情事　特許退歸俾安愚分則
微臣母子得相爲命而沐浴　孝理矣實　天地父
母終始生成之賜也臣不勝戰灼屛營之至

辭進善及廩典疏 己丑六月

伏以臣眆以哀懇冒籲　諒闇反蒙　勤諭極其隆

重至令道臣存問病毋臣惶駭感激置身無所旣而
繼有周卹之　典胄筵之　命是無事而誤　恩求
退而獲進事係廉耻迹涉龍斷　聖化更始不宜有
此臣雖欲遲回數月以俟　因山之畢　異恩難堪
名器徒玷只當終於退走而後已也抑臣又有說焉
自古用人其數雖多然不過有二由學校而論士升
諸司馬司馬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後世又有不由此
科直被徵召人君亦必親見而審其實然後任之夫
由學校而選於司馬則其考試已熟而然必待其論
定由草萊而被辟召則其名稱已著而然必待其親

見其愼重而不暴也如是昔宋哲宗嗣位召伊川既
至拜校書郎伊川辭以被召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
巖叟亦言試其以一言而後命之以官則授受兩得
之矣夫伊川以道自任抱負何如而未經明試則未
遽受職而廷臣亦以爲言今此 新命毋亦太遽以
虧政體乎且是廩 典雖是孟子周之之義然臣不
至朝夕不食不能出戶則亦豈敢冒受哉宋神宗嘗
召常夷甫欲優其祿而夷甫一切受之神宗欲以此
待伊川伊川固辭楊時譏夷甫曰道學不明常公之
受人不以爲非伊川之辭人不以爲是也今臣徑先
受職則實傷古義而必有王巖叟議之叨冒 恩廩

則實壞禮防而必有楊時譏之矣 殿下何苦以臣
糞土之賤而上失舉措之宜下損禮讓之風乎况臣
遠離老母老人人事朝夕難恃則臣之淹速臣亦不
敢預定而遽爾承當虛竊 恩榮則臣未知所以自
說於人者也伏乞 聖慈諒臣僭犯特鐫所授進善
之 命兼收周急之 典俾免狼狽則實 天地父
母之恩也臣不勝惶恐感激屏營之至

辭掌令疏 己丑六月

伏以小臣屢誤 恩眷辭不敢當則 寵章愈隆奬
旨愈重故不敢更煩有若分內者然臣誠內愧外靦
寢驚夢愕罔知所處之地玆又被憲職之 命不惟

揣分增惕臣性本疎愚且起草萊於當世之事全未
諳歷雖百執事之末猶懼不堪況風憲之任所係甚
重如臣陋劣决難冒據且臣積病殘喘勞動之際百
祟交攻幾不可支吾自惟筋力萬無供職之期伏乞
聖慈特命鐫削俾守賤拙且使得保縷命歸見老母
則實 覆載生成之至恩也臣不勝兢惶怔營之至

二疏 己丑六月

伏以螻蟻賤臣累瀆 天聽罪已罔赦然君臣猶父
子也有懷不盡負罔尤重敢冒萬死更籲哀衷臣聞
君令臣行天地之經量已受命臣子之義臣之自度
既審且熟猶且冒進實傷廉耻區區自守雖不足言

實不忍以身充一夫之數而受國人之嗤點也兼且受　恩惶惑夙疾轉劇委頓怔悸見者慮死深恐溘然兩負　君親輾轉覊旅百感交集罄竭危懇更煩睿鑑冒犯之誅實所甘心且臣前後所蒙　聖旨極其隆重禮戒下賤施忌浮實聞聽愈駭驚懼益深伏乞　聖慈亟鐫新授憲職所下　聖批一一收還俾安愚分則公私幸甚臣不勝惶恐震灼之至

肅謝請對未蒙　允許自闕告歸疏己丑六月

草萊臣宋時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主上殿下伏以臣本山野之臣當此　大感又被召命不敢不來既來之後荐受職名四辭請歸　批

諭愈勤則臣計無奈何遂欲一望 天顏倘賜造膝
之覲則仍陳一二微忱以裨 新政之萬一然後退
死溝壑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故力疾出謝冒昧請
對此誠下土愚妄不識事體之致第臣竊仰 殿下
愛士之誠逈出百王深墨之中雖有不安之節庶幾
依程子說不甚拘束安舒而賜對令臣未蒙 允許
自知無狀宜被 厭薄誠無顏面可厠於百僚之後
而士之在野者亦嗤臣之不量而入矣慙靦縮恧自
悔其來而無所及矣今臣與其虧玷古道得罪於先
儒無寧打乖徑情獲法於 殿下之有司故敢攄愚
衷終乞其身而不敢待 批徑出國門 天日一遥

報　恩無路回望　魏闕涕泗交流然顧　殿下不
以微臣之不肖而因有輕士之心誠切幸甚臣不勝
懷忠慕義之至

還到城外待罪疏 己丑六月

負罪臣宋時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君臣之義蜂蠆尚存而小臣麋鹿之
性久放丘壑木石之外庸或罕知兼且狷介成疾動
輒發作今玆徑退罪實萬死而　殿下不加誅責反
乃引見承旨　示以至意至有不敢當之　教又使
承旨臣金益熙私以其意追至勉留臣益熙嗚咽流
涕不忍傳　聖旨以爲臣子當此何敢自遂臣伏地

欽泣措身無所卽當復詣　闕下隕首謝罪而臣自
數日以前痢疾甚重今朝强起趍謝仍致添劇若將
垂絶縮伏門外無計運動頁犯至此寧望生全伏乞
聖慈先削臣所帶職名　亟命有司治臣前後妄作
之罪不勝幸甚

二疏己丑六月

伏以臣於君臣之義常欲無過昨者臣誠妄作旣出
國門則還入供職甚傷廉耻以　殿下眷愛之隆豈
欲置臣於有過之地哉且　殿下前後猥　賜寵遇
者豈不以粗有區區自守之志哉今遽毁頓則失其
所以見遇之實矣　殿下何用焉臣聞人臣事君守

身爲上報恩次之能守其身卽是報恩臣每誦此言
而服膺不已也昨者臣不敢遂行蹔留城外者誠感
殿下不世之異數更欲暴此微忱謝其狂妄之罪耳
繼蒙　聖批教諭諄切誠意藹然臣誠感泣祗思糜
身而只以臣之形勢實如前所陳者故歸意如水不
可復回瞻望終南蘊結心曲然臣雖負逋慢粗保廉
隅不甚爲國人之嗤點而　殿下不欲終棄則從當
洗滌自新冒與薰沐之列矣　殿下亦願節哀以保
躬講禮以愼終明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
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
以礪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擇師傅以輔儲貳正貢

棐以紓民力崇儉德以革奢侈修武備以禦外侮此
皆 殿下所當警動自勉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
殿下如欲卒聞其說則臣還家見母之後終願事爲
之說而投進焉臣不勝犬馬愛 君憂國瞻天戀闕
之誠謹昧死以 聞

還鄉後辭職疏 己丑七月

伏以小臣下歸之意已悉於前疏矣惕伏私室恭俟
嚴譴不意 聖慈復下溫批懇惻丁寧有若父子間
相語者然因又知 聖慈於彼時更遣禮官别以
諭書逮臣未發而勉留臣誠惶感益無所容然 聖
教以爲今日之後便有幡然之意云則是 殿下不

惟不加之罪且示以優假之意不責其跋來矣又以
見　聖德包含容臣之粗保廉耻也雖天地生成之
恩蔑以加矣噫世道旣下古義漸晦使臣者只以束
縛馳驟爲義事君者只以奔走唯諾爲恭上下相徇
甚可寒心何幸千載之下得逢　聖上以禮讓爲治
而又於身親見之薰沐之餘欣聳無涯且念風憲重
地不可久曠而況臣違慢積於前釁孽交於後則臣
竊自惟不有評彈必已倒遞故置身於休罷絕意於
陳乞者久矣臣卽見邸報則臣之遞代尚未差出是
猶有待於臣也駭懼愈甚罪戾尤深伏乞　聖慈諒
臣愚迷之意矜臣狼狽之狀　亟命斥罷以安愚分

則實　終始罔極之恩也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
屛營之至

辭進善疏 己丑九月

伏以時月荏苒　龍輴卽遠痛貫五情號慕莫及臣
有老母比患寒疾日漸澌頓烏鳥私情不忍遽離以
致行壇將　蹤始得趍詣遲慢之罪至此尤大且臣
前日之歸只欲守區區匹夫之志豈敢忘無所逃之
分義而迹涉違越事係創見時議之噂沓固其宜也
自分永廢丘壑甘作田氓杜門省尤養親讀書以沐
聖化之餘波不意　聖恩彌隆收召復加臣誠惶惑
進退罔措而只是　日月有時還邇奔號冒進之嫌

有不暇顧故隱忍上來少洩臣子之情茫茫天壤痛
然何極臣於昨日伏見　殿下痛迫孺號有不忍聞
竊伏路傍涕血如傾仍竊自念凡爲人子者必思其
不可復者一失其養追痛何益矧伊臣母已踰七袠
衰謝特甚歲月如流餘日幾許顧瞻西晷每切驚惶
且其所患疾恙萬分澌惙臣之方寸不翅已亂不
可一日離違伏乞　殿下諒臣此情　特許遞職俾
伸私情則不惟　孝理遍被一夫無憾其於　朝家
培養廉耻之義亦庶幾萬一焉爲緣賤忱切迫冒昧
陳達於哀疚罔極之中尤增惶怖死罪死罪臣無任
激切祈懇之至

辭禦冬衣資疏 己丑十月

伏以小臣伏準戶曹奉 聖旨以臣旅邸冷薄優給衣資以爲禦冬之資者臣前後受 恩報蔑絲毫今此 盛典又及賤劣夫詩貴檀河易戒鞶褫臣內自循省無以當此況臣老母遠在鄉里早晩若聞其有疾病則臣當不時乞身而歸是則臣又虛負 聖恩以重罪戾臣用是皇惑益無容措伏乞 聖慈諒臣此情特行收回以安賤分臣不勝皇恐屛營之至

辭職兼陳所懷疏 己丑十月

伏以愚臣不肖之實前後自列旣無餘蘊而 殿下亦已洞燭矣然猶且收用者是欲洗滌而器使之也

然洗滌愈盡而瘢釁愈見臣昨日引避之事亦其一驗也臣之怠慢與病相謀　虞卒哭並入祭而未參者半矧惟冬　享其禮尤重而又未進參所當亟從吏議與多官同被推勘然後其義乃安故力疾出謝旋卽自引而同僚又請出仕夫僥倖苟免旣非所願而兼且糾正多官之責又在憲府夫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其理甚明臣雖無耻其何敢强顔以責人之所失乎況近日廷臣連日伏　閤以請權制而臣以私故未得同籲以伸臣子悶迫之忱臣之罪戾至此尤大此所謂不選甚差遣小則小狼狽大則大狼狽近則近狼狽遠則遠狼狽私身狼狽之時卽官職壞

曠之日也且臣積病之餘復患寒疾數日不汗輾轉危劇見者慮死臣以孤寄塊處凍寓深恐一朝溘然以負老母倚閭之望伏乞　聖慈特加矜憐亟許遞免俾得早歸不勝幸甚仍竊伏念　殿下下迫臣僚之懇上順　慈殿之意旣從權制此實　宗社生民之幸也然而　殿下抑而行之終有所不安於心心之所不安卽病之所由生也若稽諸禮經參諸事勢則萬無不安之理況程子曰中常重於正也正未必中而言中則正在其中伏願　勿以此爲未安而以爲當然也臣又念　殿下聖孝出天欲遂於無窮諒闇之禮必求終始無憾則更莫如古聖友臣之助伏

乞掄選筵臣晝則三接夜亦輪賜入侍或論經史或講治道或說常談夜分乃寐昧爽丕顯日以爲常則不惟　殿下居喪之禮純粹明白無少瑕翳而聰明日益志氣日强大有益於　聖學矣詩曰視爾友君子不瑕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伏願　殿下克致謹獨之功以爲天德王道之要幸甚然友臣之道若不親洽易生厭苦故程子於經筵欲令史官勿記言動盖慮其有所忌憚也欲令一二人有時專對盖慮羣臣列侍則不得安舒也尋常言語欲令勿諫盖慮其不耐禁切也此皆欲其親近賢士大夫以防其宮中燕私之狃也其爲人主慮者可謂深切矣伏

乞 聖明留意於此則其所補益不止於禮防而已
也即今 殿下羲墻方切夙夜敬止臣以此時敢進
此說者夫豈敢謂 殿下將有一毫之未盡也盖慢
遊傲虐決非大舜所行而伯益戒以毋若丹朱不矜
細行決非武王所爲而召公戒以功虧一簣大舜武
王虛心敬受臣豈敢不以舜武望 殿下哉伏願
財赦焉臣伏見近日朝著之間是非方生乖牾日甚
此正安危消長之機也盖以比年以來權倖鴟張盤
據甚固雖所謂名流者率皆染跡禮義都喪廉恥俱
亡內外相循恬不知懼豈管子眞爲愚人而所謂國
乃滅亡者反爲虛談歟金慶餘宋浚吉以草茅之疎

賤感不世之知遇揚庭孚號剛亦不吐雖其擬律措
語之間或不能無激然其爲正當之論而有益於
初服之政則較然矣不料世道淆訛時論乖張紛紜
繚戾攻斥萬端使浚吉狼狽引入求去不得其亦可
恨也已宋孝宗初年魏掞之以布衣被召直言見斥
朱子歎曰朝有闕失宰執臺諫熟視却立使小臣犯
分顚沛已非朝廷之美事又不能優容奬厲顧使之
逡廵而去駭聽甚矣今日之事不幸近之矣大抵近
日論議般數甚多彼被論之中能推分善處謗者不
過李時楷李行進等數三人而其餘則怒目奮罵罔
有紀極夫聞過自省實君子之事固不敢望於今日

而其辭氣之悖虣怒之甚無復有士大夫之氣象至於浚吉之知友親舊亦莫不抑勒間詳未桀繩以收司之法執此以觀之浚吉之擬律措語恐是恰好題目也其外則如李天基以峻文深法反詆公議至以機關危懼之說以恐衍爲之斷案夫機關云者乃小人傾巧之換名故程子以爲後世使許多機關故天不生聖賢此實傷天地之和氣者也不知今日斥去無廉恥之流以淸朝著者其心忠其義正何乃至此耶昔朱子以時人之攻斥者其說益新乃歎曰圖得舊話加色一番光鮮天基之意若出於此則其所謂機關者無乃所以自道耶此必有辨之者矣至於鄭承明

始不愼於因親之戒則遠外孤蹤其勢不能自立其所以黽勉立幟者直是不得已也然林聖翊旣以承明爲非而請遞則是亦不敢以前啓爲非公論矣旣以爲公論而反汲汲停啓如恐不及何哉果爾則金重鎰趙壽益等又何故見遞而三司之累日辛勤論議遽過於一人之手良可恠也臣嘗聞諸長老無論故事癸亥 中興之初臺風尚有可觀凡兩司俱發之論則必相通議然後始停又必通議於發論之人如是者無非所以尊 朝廷而畏公議也厥後陵夷到今益甚臺閣之臣但知有私而不復知有 朝廷有公議不謀於同僚不議於發論之人惟意所便擅

自停啓略無忌憚其亦可謂寒心矣卽今 新化之
初如此之習若不深惡而痛懲之則後來者無所創
艾矣又有一種論議務爲老成優柔之說如易牙之
調五味師曠之和五聲聽其言則可喜而究其實則
是乃欲兩全而實兩傷之也夫薰蕕不同缶冰炭不
同器其情旣異而强欲同之則必無可同之理也如
使被論之人果能杜門斂迹改過自新則爲賢爲忠
誰能禦之如是然後同條共貫偕之大道則是眞平
平蕩蕩之象也今則不然陰陽互爭是非各立非此
勝彼卽彼勝此固無兩相持而終不决之理也而顧
欲以不辨賢否不分彼此爲公平之道則是乃適所

以助成彼勢使之氣豪意健莫敢誰何此元祐之調停建中之持平所以見笑於後世也且有以爲慶餘浚吉以田野之人不合遽爲激揚之論以犯交淺言深之戒此言亦似矣而又非至當之論也夫士大夫愛君憂國之心何嘗有朝野之間哉故朱子嘗慷慨自言草野孤臣畢義願忠又每嫉時人之濁亂嘗曰不知祖宗在天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爲此也夫慶餘浚吉俱以世祿之臣雖在田野固有畢義願忠之志而 殿下又舉而置之言地固不可視其德猶在野而不好之人當目前到手頭矣若其黙然而待七年之久則易所謂終无尤者恐不如是而韓歐之譏

貶不翅嚴峻矣大抵今日之事無多說話只使浚吉狼狽奔迸而去則只可責以不識時勢妄有所爲之失若使其說少行而朝著或清綱維或舉則易所謂小正之吉浚吉實有之矣此二者只在　君相之意如何而已伏願　聖明亟定是非無使久爲紛紜不勝幸甚如臣不肖分甘休罷無復世念則固無所嫌故敢發此言而又念朝廷之置臣於言責不爲繳彈者謂臣庸陋疲劣必不爲慶餘浚吉之所爲云爾此蕭果卿之所羞歎故不能終嘿伏乞　聖明哀其愚而赦其僭若其賤疾之危日甚一日難望全活更乞亟賜退斥焉臣不勝惶恐屛營之至

未叅　陪祭引罪疏 己丑十月

伏以臣昨承　聖批惶感隕越辭退之心不敢復萌矣第以不叅　陪祭之官見方查告而引疾者甚多是其事與臣同也其事旣同則其罰奚殊雖在庶官猶當首實以盡勿欺之道矧伊法官其敢自犯而責人哉人雖不言心實內愧況聞近日物論頗騰皆以爲未安內有愧心外有物議臣之不可仍冒事理甚明抑而行之甚傷廉恥且以賤疾朝暮添劇委頓澌茶生氣已尠雖蒙　許退勢亦難歸況望其供職乎噫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　殿下之隆恩厚眷愈往愈加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奈何賦命奇釁事與心

違絲毫未報狼狽徒深撫躬長吁既悲且懼伏乞
聖慈俯察哀懇 亟賜鐫免公私幸甚臣受 恩甚
重不敢以官之有無爲進退之義矣伏願 聖明弁
加財鑒焉

乞退疏 己丑十月

伏以無狀愚臣自知甚審而感激 鴻恩不敢求去
黽勉出仕試以自考條儒之短一節可知蓋臣才識
淺短學術空疎志古而手澁氣輕而意滯凡遇一事
必心口矛盾足目牴牾供職數日悔吝萬端臣亦不
自知無用之實一至於此也易所謂觀我生之戒尤
可服膺也兼且賦性甚躁意發於中言已出口心不

及謀人不及戒名官字列以臣妄言而不安者亦多
臣亦自覺其騷擾不靖臭載匪細未知自他人觀之
復以爲如何也然則臣之欲報　聖恩者適所以仰
累　聖鑑故自比日以來退歸之意益决不敢復有
遲徊之念也且臣遠離老母已至兩月雖在盛年戀
憶尚切矧伊暮境孺慕何堪每得母書則以爲勿以
我爲念勉事　聖主立身揚名顯汝亡父此意勤懇
誠亦難孤然義之所掩例必忍愛臣獨何心耐抑寸
情夢寐之際精神屢接蒼顏白髮滿目蕭然抱膝晩
乳如喜如怒覺來無睹有淚盈眶臣之情事可謂慼
矣且臣賦命奇釁夙喪父甚早終天之痛無地可洩時

値節祀展掃封塋宿草離披孤兎成蹊哀省奠酹穹壤茫茫未死之前只有此事 國恤以後私情莫伸霜露屢更悽愴更切戀生慕死若以爲懷伏乞 聖慈憐臣哀懇 亟許退歸俾伸情理不勝幸甚 殿下如不欲永賜休罷則或乞令臣受由下去趂限上來糜身於 輦轂之下以盡其犬馬之忱焉不勝惶恐震越之至

辭出入 經筵疏 己丑十一月

伏以臣今日準玉堂指揮以大臣議使臣出入 經筵者臣聞 命驚隕罔知攸措臣草莽踈賤顓無學術陋質不足以近 耿光謏聞不足以裨 睿學只

淬　蠖濩之地徒取僭踰之罪臣之自量旣審且熟且議臣所引先正臣成渾事證踰失宜比擬非倫尤不敢當也且以成渾之道德學問猶且力辭況臣之萬萬不似乎伏乞　殿下諒臣所言實非飾讓　亟收成命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己丑封事在別集

因嫌請遞疏己丑十一月

伏以臣冒死呈疾加由之　命忽出意外臣誠惶感罔知攸措義當鼞竭駑劣以效萬一而不幸賤疾彌篤已至危境廢食旬餘只啜糜粥數日以來糜粥亦廢縷息凜凜見者驚愍此實同朝之所共知也臣雖

欲致身畢義其路無由臣之負　恩吁亦甚矣且臣
與新除授掌令李弘淵有應避之嫌雖曰彼旣出繼
法所不避然古人有言曰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
臣竊究相避之意其屬彌近則其情彌厚故近者必
避其情厚也疎者不避其情薄也然則其所以避不
避者一主於情之厚薄可見矣今若屬以義强疎而
情以戚自厚豈可以强疎者全掩其自厚哉故癸亥
反正之初先正諸臣多從本屬而避雖非法之所言
而考其意者甚密盖其拘法而蔑實不若執意而逐
嫌也臣病旣如此而義亦難安伏乞　聖慈俯察微
悃　亟賜遞免不勝幸甚臣涓埃靡效日事瀆擾罪

當萬死臣無任怔營竢罪之至

辭職仍陳戒疏 己丑十二月

伏以小臣伏蒙 聖慈特賜恩由歸省病母感激鴻私糜粉難酬曾未浹月又蒙 召旨以臣爲司憲府執義斯速上來者臣驚惶隕越罔知攸措臣曾於向辭之日 天語丁寧諭以遄歸言猶在耳食息敢忘況今 新命荐下義當劃即前進冒謝 隆恩因陳不肖之狀以俟 退斥是臣至願而頃臣下來不知母病之緩急觸犯風雪晨夕疾驅未及中道宿病重發幾死於道路扶曳匍匐僅得至家則膈上一息幸而不絕見方就醫百端調治而眞元已敗未有寸

效固將任運委命待盡溝壑 鴻恩罔極報效無期
遙望 象魏不覺嗚咽伏乞 聖慈俯賜矜憐亟收
成命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因竊伏念帝王之學莫
切於克己帝王之政莫先於保民雖在治安之世去
此二者則君德日累邦本日搖未或不亡況今日之
勢驚濤破航不足以喻其急累卵重碁不足以喻其
危政使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尚恐後時無及而臣
竊伏聞 殿下近日從諫之美漸不如初則是克己
之功未實也損下之說任其慾遠則是保民之心未
至也臣請指陳其一二也近者臺臣屢陳內司之弊
則 殿下一向持難或示訑訑之色小官敢增有尺

之數則 殿下特加愛護不念歛怨之深只此二事可見 聖明之心而足使志士解體下民離心益至於不可爲矣豈非歎息痛恨者也昔者朱子告孝宗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臣以此知人君克己之難如此其甚也朱子嘗請蠲星子縣稅錢卽蒙準許而中間沮抑惠未下究則朱子又請直下睿旨於其縣臣以此又知下民受惠之難如此其甚也夫以孝宗爲君以朱子爲臣而猶尚如此況如今日和泥帶水牽補架漏則天怒民怨將不知所屆一念至此心膽若墜伏乞 聖明痛念其故窒慾從善以爲克己之實省歛遠利以爲保民之本忠直

之言用之猶恐其不亟聚歛之說斥之猶恐其不盡則其於嘉靖興衰之道庶有萬一之效矣臣竊伏鄉里日聞歎息愁恨之聲而莫不歸怨於 聖主臣實不勝憂歎感慨不忍隱於 聖明之前而痼疾纏身痛楚惛憫言不知裁伏乞 聖明留神財赦焉臣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辭職疏 庚寅二月

伏以臣疾病沉痼冒死呈告加由之 命忽出格外臣誠惶感罔知攸措臣病若有一毫可堪之勢則豈不欲策勵跛躄抖擻昏迷以報 聖恩之萬一乎實以驅馳之餘宿患轉劇累日調治未見寸效加以風

痰大作鼻癰兼發委頓痛楚若將殊絶雖幸無死旬
月之間决難供職臣之蹤跡實爲狼狽伏乞 聖慈
特加矜憐亟賜遞免俾此殘骸歸死巖壑則實 天
地父母生成之恩也臣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二疏 庚寅二月

伏以臣以賤疾累次控辭加由之 恩調理之 命
前後相仍臣顧己揣分感極而懼第臣非但疾病之
爲祟 召牌不進明有成憲應罷仍冒廉恥滅矣
殿下方砥礪臣隣圖成至治而臣顧乃貪戀 恩榮
喪其心守則豈不累 殿下之知遇而玷明時之風
敎也伏乞 聖明察臣狼狽之狀 亟賜遞免以安

愚分不勝幸甚

未赴 國練待罪疏 庚寅五月

伏以光陰駟疾倏經 練制臣艮之痛於是尤切臣一線殘喘尚在膈上豈不欲扶曳詣 闕以伸臣子攀慕之誠顧臣有老母年近八袠項患寒疾幾不支吾臣又面腫重發其大如甖半面腐出新肉未生人不正視臭亦難近當此盛暑常以煖帽遮護頭面視息雖存實一言尸則臣非獨不能動亦不敢進也瞻望 陪班五情如燬爲臣若此不如無生幸於數日前母病少愈臣舁赴醫家委身鍼藥玆被道臣傳諭聖旨以臣不赴 練祭必有重病 特令題給藥物

臣自知罪重不容於覆載之間矣不意 聖度包容
不施刑誅反加軫恤臣伏地飮泣覓死無路仍竊伏
念刑賞勸懲人主大柄施之或舛國無類矣臣前後
罪犯萬死猶餘 殿下每垂容貸至於今年得保首
領尤是 殿下之至仁有以曲全雖不敢言而隱之
於心不知所以受 恩之此極也今又以無前 異
數施之於舊犯新負萬萬難逭之身臣竊恐後世有
以疑 殿下之刑賞也伏乞 還收給藥之命亟令
攸司治臣無禮之罪以明君臣之義則臣含榮推分
雖死猶生矣臣席藁私室泥首待罪不勝惶悚震戰
之至

辭 召命兼論 聖學疏 庚寅八月

伏以臣疾病危惡久稽趍 召拜章陳乞干冒 宸嚴跡涉違慢誅譴是竢不料疏未及達 異恩橫被十行 天札賁然降臨奎章璀璨華衮煒煌事出例表 恩生分外臣是何人敢當此數踧踖愧懼無地自容繼又祗承疏 批溫諭有加特軫賤疾臣感涕橫流望 闕悲號之際竊出恐誤臺評嚴截題目不輕臣得之傳聞雖未知其詳然臣內自循省自初至今無非罪戾人雖不言臣固自訟苟免刑章義豈敢安且念臣平生厚竊虛聲久叨 誤恩未經驗踏每增憂愧深恐濫然終違吏議則生爲欺世之人死作盜

名之鬼令者理無常倖世有公議本末既露眞贋自判臣實幸焉無復遺恨伏乞 聖明公循物論兼惻臣疾亟鐫職名并收寵章以謝人言以安愚分不勝幸甚抑臣一息尚存犬馬之情猶不能已竊有所獻焉臣病伏遐陬時聽於道路苟聞 殿下行一善政則喜而忘食聞有疵闕則憂不能寐或至於隕涕也今欲一一陳瀆則臣病已危精力不逮又念被叅之身妄論時事義亦有所不敢然遂欲終無一言而死則孤忠耿耿抱恨無窮故敢力疾忍痛略進芹曝以備 採擇焉臣伏聞 殿下比來益懋聖學一日三御經筵蓋將遜志時敏以爲修已立政之本也遠方

傳聞無不欽仰然學貴知要事在誠實不然而外應文具內實罔殆則雖日閱千紙心函萬軸徒爲觀聽之美而無益於爲己日新之要也臣少讀朱子書其一字一句無非至論格言而其中又有尤切於帝王之學者亦有正中今日之病而似若預爲我　聖明準備者然故敢繳進數段如左伏想此說已經睿覽而筵臣亦已講　聞然此等切至之訓當比湯盤不厭常存則亦何嫌於瀆進哉臣之所學止於如此假饒無死得至　殿下之前其所備　問亦不過此伏乞　殿下以是爲則以是自省體之於心驗之於事儼乎若乾淳大儒日接燕閒則　聖學日臻於高明

治道日升於休熙卓然爲東方堯舜之主矣臣愛君寸誠根於秉彜銷鑠不得而所患痼疾比來尤⿰谷尤朝夕就盡無復世念故雖被罪名不自嫌而冒昧至此伏惟 聖慈憐其愚而垂察焉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謹昧死以 聞

朱子告其君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

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趍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鑑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

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盖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

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
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
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
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
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
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
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
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
於身早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
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

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
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又告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
志卽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
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
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
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
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
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
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哉無乃燕

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常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

不免於畏㥘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民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少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少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盖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

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
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
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
位盜權之奸則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
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
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
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
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
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
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
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

也謝却傲使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閹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少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莅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

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
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
之末流臣恐其末足以端出治之本淸應物之源
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
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
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子之告顏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旣告

之以損益三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
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
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
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
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盖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
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
孔顔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
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
敬而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而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礙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

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竊惟三代以後習俗卑陋以道學爲迂濶不切於施爲而所以把持牽架者不過權謀智力而已於是道學政事分爲二途而道學爲無用之物可勝歎哉朱子一生慨然於斯論學不遺乎物論治必本於學不遺乎物故學爲有用必

本於學故治得其道今所進二條其大略也盖
所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如此此帝王之本
統聖賢之淵源伏乞 深留睿念

辭職仍論澂瀛等事疏 壬辰二月

伏以螻蟻賤臣久嬰疢病前後被 召輒以癃陋之
狀上瀆 宸聽僭犯極矣逋慢甚矣祗伏荒廬誅譴
是俟不意 聖度包容復加收召微臣悶迫愈往愈
甚盖臣既非抱道自重者又非避世高蹈者又非識
微遠引者三者無一焉則其所以屢冒萬死懇辭不
已者誠以殘骸澌苶鬼事日迫如欲勉强起發則恐
死於道路重爲 清朝之羞也微臣情勢斷然如此

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所授職名 亟許鐫免仍下
該曹勿復注擬使臣永伏田里以盡餘喘則實始
終生成之至恩也臣不勝祈懇之至抑臣雖在遠外
然愛 君之心食息不忘每聞 朝廷行一善政則
喜不能寐一有過舉則忘食竊歎此盖犬馬之誠根
於固有而不容已也比者 國運不幸詛呪起於內
逆節萌於外幸而上帝臨佑元惡就戮而脅從在宥
陰慘陽舒 至仁流布宇內含生咸頌 聖德此誠
殿下因禍膺福之盛時也頃者廷臣論世龍妻也
聖諭懇惻友于之情溢於言外雖頑愚下賤莫不感
泣由是而良德厚矣由是而天理明矣無良不軌之

萌潛消於遠邇豈不盛哉豈不美哉今者 俯循公
議只從安置之典此實三代下所無之盛事也然臣
亦知 殿下之至情亦有所不忍於此也且臣竊計
其生歲猶在殤年則禮所謂未成人也而其母兇邪
之教自在襁褓耳擩目染遂以爲當然而不知天顯
之爲可畏惡逆之不可從遂至於此推原其本則其
罪實在於其母也噫孰謂文王仁孝之一氣託於文
姜邪惡之身以累我 麟趾之化至此哉第念渠生
長深宮居處飮食極其安樂一朝幽拘閉鬱或殞其
生則其死雖不足惜竊恐有以傷 殿下全活之心
也昔漢劉長謀反事覺文帝徙蜀而曰吾特苦之耳

且復之云而竟死於道恭子論之曰文帝徙淮南王
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謡終身病之以兄而不能
容其弟雖賢主不能自恕也伏願　殿下終始保活
早晩蒙　恩入宮忸怩曰鬱陶云爾則　殿下亦喜
之心亦必謁然矣臣又竊聞廷臣繼論瀓𤅎善處之
道仍至於安置之議此雖出於防閑保全之意然自
外人觀之孰不曰放之云乎盖念今日廷臣之請亦
豈以瀓等爲有罪而欲繩以法乎不過以爲釁孽已
啓若不防閑而使姦人爲後日藉口之資則　聖上
雖欲終始保全而不可得矣不若置之絶遠預絶姦
人窺覘之萌則此乃所以保全之道也云爾矣第臣

之愚意有不然者文帝之徙淮南特欲苦之而全之且將復之則其心可謂至矣然未及復之而已死於車中安在其苦之而全之也夫事變之端常生於意慮之外袁盎之慮淮南只在霧露之逢而淮南之死乃在忿恚之積事一蹉跌雖悔何及況小人之情常以私刻妄度君心曩日之鄭流亦可鑑矣或者之意若曰其母既誅彼必難堪云爾則又有不然者其母得罪神人自抵顯戮非 殿下誅之也乃天地誅之也 廟社誅之也國人共誅之也彼雖愚昧安得致懟於 聖躬也況以天誅誅其母以天倫撫其身所以憐愛者無間於同在 先王膝下之時則彼之感

戴之心尤有深於平昔也不然而朝臣過生虞慮遽
加周防則彼將憂惶怵迫計無所出而奸人妄相忖
度則至是而　殿下雖欲施其篤愛亦不可得也此
雖先事而妄料忠於　殿下者曷勝其隱憂而長慮
哉然此則猶是過慮之事而至其流移損傷之憂則
難保其必無伏願　殿下深思熟計毋貽漢帝之悔
不勝幸甚臣又聞廷臣以　大內詛呪之事力請
移御臣子愛君之誠無所不至故爲此不得已之擧
而　殿下亦以　慈殿之故不得不從然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
罔以非類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地之命爲郊廟社稷

之主百神扶持萬民聚精彼幺麽邪孽何敢奸其間
哉日爲衆陽之宗故煇隮侵薄而陽德無損若使此
心洞然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知所懼者妄也但以
後世人心頗僻則不無人鬼侵瀆之患故朱子曰怳
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於是妖人投隙逞
其奸而爲禍無所不至然邵子之言曰鬼之畏人亦
猶人之畏鬼積善多則陽浸多而鬼益畏之夫以尋
常之人苟能積善則鬼物自不敢干況人君修德行
仁體信達順則妖邪之氣自然雲消霧散矣伏願
殿下益明聖學益懋聖德秉陽道以絶神姦毋輕疑
撓以害淸明正大之氣不勝幸甚臣且念逆儔稔惡

固無所不至然使其纖物狼藉惟意所欲者亦或
宮闈不嚴之致耶唐玄宗與宋王成器等連夜共被
而寢此實帝王之美行然朱子尚以爲無復限制未
盡友愛之道其微意可知矣臣以爲友愛之情與堂
陛之分並行不悖然後長保其翕和之樂矣伏願
殿下更留睿意焉至若　經筵講說只應文具而
聖學無日新之功直言逆耳忠賢迸逐而上下無交
泰之時中興大業日遠月退此實識者之長吁永歎
而不能自已者也伏願　殿下並留聖意焉臣疾病
衰落萬念俱灰杜門深蟄絶不言時事久矣玆聞變
故竊恐　朝廷處置一毫未盡以累於　聖德故敢

因控免略盡愚衷伏願　殿下哀憐財赦焉不勝惶
恐震悑之至
右淨寫臨進伏聞澂等已置島中而諫臣緩論者
又被斥罷臣之此說極知謬妄然既發於心形諸
紙墨而厭然掩藏以幸免罪亦非臣之所敢安也
故終敢冒達以俟重誅焉然區區寸忱猶不自已
而近日以來街談巷議至有流涕者未知　聖明
何以自解也此事若無蹉跌納以釋羣黎之疑則
臣雖亟伏斧鑕千萬滿足少無所恨矣臣罪戾之
身似不敢進言而誠意所激不自知財更乞　憐
察

辭食物疏 壬辰十一月

伏以臣伏見道臣所被 聖旨以臣所居凶荒題給食物以表 聖意者臣奉讀隕越措躬無地臣實貧窮糟糠不厭值此歲惡飢餓轉至於此 異恩蓋亦以天地至仁昆虫芽甲無不在所愛之中也第臣聞程子之言曰祁寒暑雨農夫耕耨吾得以食之却如此閑過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如臣無用虛生覆載之中一無猷為坐食農民之所生既是蠹中之尤甚者也況軫 聖念復叨 惠養之典則臣雖至愚心豈敢安而況鄉里之良見 殿下之於臣如此也必將曰吾儕小人終歲勤動凶年不免於死亡而不

見矜恤彼是何人獨霑 私恩乎彼又非盜竊虛名以負 聖主者乎而罪之不加恩又荐臻云爾則不惟臣之無辭以解亦不瑕有損於 聖德耶臣本草莽賤品勤身食力乃其本分而少習章句之末仍爲游食之氓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育妻子此乃王政之所大惡不見議以對移已是 明時之寬典復加以懋勞之惠不幾於敎民以惰乎臣又聞張子見餓者而食不甘程子辭時相之饋曰何獨顧貧也天下之貧者衆矣今者四隣啼飢復困征歛安上之圖不上烏昧之草莫進哀我良斯孔棘且殆一夫向隅滿堂不樂矧爾滿堂向隅一夫其忍獨食而下咽乎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伏願 殿下
亟以三無私爲心亟還恩命以安愚分以解衆惑不
勝幸甚嗚呼 殿下初元有生欣覩冀見 德化之
成夫何今日 國勢之危若此人心之離若此哉臣
誠痛傷莫究其由況今天災孔慘擧國駭惶皆謂不
測之禍生於朝夕此政汲汲遑遑猶懼不及之時也
豈是 恩澤匪頒之時也伏乞 聖明能疾敬德實
誠小民實享天心以固基命則臣雖榤腹轉死溝壑
萬萬無所恨矣臣危悃所激言不知裁罪當萬死伏
乞 聖明垂憐財赦焉臣無任激切衔感之至

辭忠州牧使疏 癸巳四月

伏以臣衰悴餘生抱痾待盡不料　聖上不忍棄捐
復加收用畀以州鎭臣竊伏聞除拜之時　殿下以
諭大臣近侍者丁寧反覆可泣鬼神臣非木石寧不
知感只以疾病沉綿才智淺短無補於時有害於身
故不免申狀該曹冀得鐫遞乃蒙　聖慈猥加奬借
特賜諭旨辭意勤懇雖父子間相語未易踰此臣祗
受奉讀終日掩泣終夜繞壁盖不知所出也嗚呼臣
之情勢其亦戚矣夫士生斯世受知君父效其尺寸
以答恩遇者苟非楊朱之徒誰則不願况臣前後所
蒙冠絕今古没身沉宗難報萬一豈不欲由此　新
命赴　闕陳謝因得更望　淸光仍試良社之間自

竭駑劣之力以酬報　國之夙心以遂烏哺之私情則爲臣爲子庶幾兩得而顧以宿疾已痼餘喘無幾今若黽勉扶策死於官次則豈不重傷廉恥益爲

淸朝之羞辱也然則其所以圖報　君親者適足以大壞忠孝故臣遲徊前却終不敢進嗚呼此豈臣之所願哉臣每誦朱夫子爲臣而禮闕有毋而恩衰之歎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借使臣感戀　鴻恩冒受任使則獨其心又有所大懼者倘或天意難諶時事因循涓埃未効朝露先晞則一行作吏徒歸口腹之計而此志黷昧遂成千古之恨矣此臣之所以決意於枯死而不悔也伏乞　聖慈少垂矜察焉抑臣願忠

之誠豈敢食息忘哉每見乾象示變則恨不得焚身
而禳除一聞 聖候有愆則竊不勝隕心而默賽萬
一事有不可知者則亦願碎首糜骨期報不世之
知遇而已區區此心可質神明此臣之所以每自靖
而以獻於 聖明者也臣感激 恩私披露心腹尤
增危怖臣竊聞忠州自前守臣病不治事數月而歸
今又以臣之故空曠已久百爲墜廢不可收拾赤子
啼飢無所控告此亦不是小事伏望 聖明並此軫
念亟遞臣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
之至

二疏 癸巳五月

伏以螻蟻微臣屢蒙　勤諭倪邇　淸光親承　玉
音微臣於此益不知死所矣噫心之所安卽義之所
在也今臣上戀　聖恩下驚西日如癡如狂寢食俱
忘心之不敢安者如此則決知義之所壞也義之旣
壞則何以爲人臣旣知如此而猶不敢進者疾病之
外實有大不得已者夫臣子之道愛其君父而已愛
之欲其安康而已以臣蹤跡復從職事則不知冥冥
之中有何倚伏復貽　聖慮也臣每一追思寢驚夢
愕噫幽憂隱劇揜抑莫訴蒼天蒼天此何時哉伏乞
聖慈諒此事情並憐忠良之無告亟鐫臣職不勝幸
甚抑臣犬馬之誠無路自效朱子所稱將此身心奉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者只是微臣今日之事也臣情竭勢蹙不知所言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三疏 癸巳五月

伏以臣伏承再下　批諭臣不待如此而仰恃　聖明之日久矣噫賤臣於此更何所言臣且念侏儒之短一節可知故愈欲自試郡事盡露其疎迂無用之實則　殿下亦知其寵命之謬加而前日之欲贊中興之偉烈者直是可笑也自是諸臣之愛而不知惡者亦不復攛掇然後安意丘壑以畢餘生者是臣質實無僞之道也故臣決意前進兼欲少謝　隆恩不

幸近以私慼哀苦之餘宿疾轉劇頹頓枕席見者矜愍若或勉强起發則必死於炎程矣不知者以爲爲口腹而忘其身則其累 知譽僨漢難濯臣之情勢其可謂憫迫且忠州官吏略以一二事告者無非可哀可憂之事奈何以一身之故久困此一方之民乎每一念此尤極焦煎伏乞 聖明亟賜鐫免以幸公私臣疾若有一毫可勉之勢則縱不能赴任未死之前更覲 天顔是臣至願値此機會豈敢少緩鬼神在傍不敢虛妄臣屢違 恩命頻瀆 聖聰席藁私室恭俟誅譴臣無任危怖隕越之至

辭承旨疏甲午四月

伏以小臣屢叨 恩命一例逋慢罪戾如山憂悖成
疾不料 聖慈不施刑章反加 寵擢超班躐堦授
以命德之器滌瑕掩瘢置之陳力之列臣聞 命震
駭無所容措臣之無狀前已罄竭今不敢縷陳而請
姑略擧其槩焉臣本譾劣無所肖似始則盜竊虛名
以欺 聖世終則違傲 朝命以干明憲有一於此
滅死猶輕況敢復誤 異恩以傳笑四方而貽譏後
世哉臣聞爵祿加於賢德則珪組重於丘山秩位及
於卑汚則冕綬同於沙泥臣縱不敢效絲毛以補
聖德顧何忍玷名器以累明時哉又竊伏念世衰道
微士大夫假眞售僞無弊不有而惟此求退得進捨

畢睹高淸宮要職終年安坐而驟得之則實由臣以
啓之區區自守雖不足言以 殿下之仁聖陶化一
世豈欲以臣充一夫之數哉况臣數月以來宿疾轉
劇氣力危綴雖欲黽勉趍謝其道無由伏乞 聖慈
特垂矜憐亟收元降職秩以安愚分以幸世道焉臣
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二疏 甲午四月

伏以臣冒陳危懇蘄免 誤恩玆承 批諭辭旨嚴
切責之以君臣分義臣誠隕越益無容措臣聞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其在微虫尙或不昧苟
名爲人豈可泯滅况臣蒙被 聖恩逈出尋常其欲

滅身圖報者豈敢頃刻而忘哉而前後 收召一未
趍謝雖微 聖教臣自知罪第聞子路謂荷篠者曰
不仕無義君臣之義何可廢也朱夫子釋之曰仕所
以行君臣之義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
有不可苟者今臣不量其才分不度其庸愚惟思聞
命而奔走曰我行君臣之義而已則其不爲貪位而
喪耻者乎是其可仕而不仕與可止而不止者均於
無義故朱夫子未嘗不眷眷於此以戒後之苟祿者
然則守分田野以畢其生者是未必無分義之人而
朱夫子所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者
亦或一道也區區微臣雖不足言 殿下若欲以分

義二字操切一世則竊恐難進易退之人無由進於
殿下之朝而唯見利忘義者接跡而至矣臣爲是甚
懼焉臣之自揣甚明雖不敢冒進其欲一謝 恩命
則不啻耿耿而臣之疾病非時月可瘳喉舌重地不
可久曠公私係念誠切悶迫伏乞 聖明俯察微衷
亟遞職名併收通政之階臣再瀆 嚴威不勝惶悚
震灼之至

辭吏曹叅議疏 乙未二月

伏以臣今月十四日祗奉本月初六日 教旨以臣
爲吏曹叅議者臣聞 命驚惶無所容措臣前後蒙
恩瀝血控辭無復餘蘊而其大槩則有二焉一則分

不敢當二則病不能堪雖尋常 除拜猶以此冒死
哀乞每蒙 聖慈曲賜矜許自謂可以沐浴 鴻私
畢命田廬不料茲者 異恩復及豈臣區區之衷猶
未畢露耶臣不知所出焉且念所受 新命實是叅
貳冢宰遴選人才其爲任至重其所關至大雖在可
堪之人尚且徊徨不敢遽受況臣癃賤豈不大駭聞
聽乎臣不直爲私義狼狽實爲名器惜之且臣有萬
分悶迫者臣有偏母今 年七十有八矣疾病沉綿朝
夕難恃此豈人子遠離從宦之日乎臣竊聞令式有
親年七十勿叙三百里外之文此誠體副人情俾終
其養之意也臣竊恐此法無間於內外也矧今 聖

明孝理方隆人人皆思自盡而微臣情理獨不能伸則豈非愍然之甚者乎伏乞聖慈上念名器之重下察烏鳥之私亟許遞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喪中辭食物疏丁酉正月

草土臣宋時烈云云伏以臣罪逆不天罹此凶禍疾病危惡朝暮瞑目伏蒙聖慈特加愍憐遣醫診視且賜藥餌臣肌生朽骨梯出枯楊伏地隕泣繼之以血也旣而道臣復稱聖旨題兊米豆臣倍切兢惶尤不知攸措伏念臣前後誤恩不可勝記至於頃歲臣母疾革已不能言矣恩命適至使臣將母

來京以祿爲養臣母銜　恩感激若將同生雖以臣之釁孽竟至不起然地中餘臭榮寵無窮矣然則臣雖擧族沉滅豈足以報效萬一哉繼聞　殿下因故判書臣金益熙還朝　親問臣禍罰之餘支與不支此又臣之所不敢當者也况今　特恩夐出尋常自有君臣以來受恩踰分豈有如臣之比者哉第於食物之　典臣義有所不敢情有所不忍者所謂義有所不敢者苫堊之所非叨　榮之地哭踊之時非嬰寵之日雖天地之德幽窮畢被而辱　命於有凶之身屈　恩於不祥之處此實義之所不敢也所謂情有所不忍者臣前日屢叨斯　典臣母榮感　恩私

亟以頒諸宗黨又爲酒食曰請族人舉觴稱頌以窮晨夕之歡閭里歆嗟至有出涕者此於賤微雖極僭猥然臣私竊以爲旣不能服田致養又不能立身顯親只此　鴻私可以慰老母一生菽水之辛苦又可以對揚　聖主惠及孤寡之仁恩母子相對每切感涕今日得此爲誰而爲榮爲誰而爲養哉古人所謂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將何所及者實臣情之所不忍也若以爲兒女飢寒之資則昔范仲淹以祿不及養不忍諸子之獨享今臣受此亦獨何心哉若曰　聖慈特哀臣飢餓而已則臣誠謀拙不能自資然隣里假貸公私糶糴不至如孟子所謂朝不食夕不食不

能出門戶之比則尤有所不敢安者臣誠感　恩罔
極不知死所而區區之意如上所陳故敢以凶故姓
名冒瀆　宸嚴伏乞　聖明特與鑑臨收回恩典俾
臣於義於情俱得所安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
不勝感激憂惶悶蹙震悼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

疏劄

辭贊善疏丁酉五月

伏以臣草土殘喘昨除衰麻制窮理屈求死無由不意聖慈亟加收召一札十行辭旨懇惻臣奉讀飮泣五情摧隕臣之叨恩厥惟舊矣禍罰以來益出尋常凡人痛疚之中知舊相恤猶含沒世之感況在君父寧堪鐫刻之心耶雖靡召命固當趍謝以露微忱之萬一矧被隆旨何敢矣屢第臣才經外除尚有踰月之制則未能盡同於恒人顧何忍彯青耀紫遽入脩門耶昔朱夫子除喪於辛卯仲冬至於壬

辰之春猶辭職命以爲甫及除禫誠不忍冒受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又曰遽於此時起趍名官情旣不忍義亦難安臣雖不肖竊誦斯言而嗚咽抆涕也且臣禍故之餘疾病危劇飮食近口腸胃已啨滅死之期非朝則夕誠不敢以半死之身㲲於畏途以孤殿下哀矜全活之仁也伏乞　聖慈憐臣危喘亟遞職名俾得安意以死不勝幸甚臣奉戴　天日圖報無階瞻望　象魏無任悲慕感激之至

二疏丁酉六月

伏以臣猥膺　別諭略申危懇乃蒙　誤恩一倍加隆遣醫給藥又有乘轎之　命顧臣無狀何以堪此

至於疏 批所諭則丁寧慰恤不翅家人父子私情相語者而已古今人臣曾有獲此於其君者乎臣哀苦餘膓本自易感伏讀摧咽涕泗交頤也又蒙 聖慈憐臣疾痼姑緩 嚴召俾俟少間而行垂死殘喘庶延晷刻 好生至仁在臣偏深第念臣疾根蔕深固胃不受食脹氣隨起粗知技方者無不寒心雖盡醫治之道時月之間難望收效其何敢久曠莫重之任待以無日之期以重其罪戾乎伏乞 聖明諒此情形姑遞臣職俾得安意調攝幸而全活則臣當扶曳趨謝畢露微衷而退矣萬一輾轉一朝瞑目則將與 聖主永辭於無窮矣臣氣消神耗言不能盡其

意瞻望　象魏只切犬馬之誠而已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三疏即丁酉封事在別集

四疏仍論趙絅疏批之未安丁酉九月

伏以臣頃因祈免妄有所陳矣續聞　聖明所下趙
絅疏批則　孝思痛切辭義深嚴微臣前後妄言之
罪實在罔赦蓋臣伏在遐陬未得即聞　聖教故遂
致再有冒觸事雖无妄跡渉怙終隕越震戰祗俟誅
譴不料　聖慈不惟不加之罪復遣太醫來問賤疾
既又伏承　回批則不但開諭溫諄有非愚臣萬一
所堪其所以　奬引慰寵之意逈出今古臣不翅如

迎霜之草還囿春和感極涕零不知死所第臣狼狽之形有不可言者伏乞　聖明諒此事理亟正臣罪以謝人言如或　哀矜有所不忍亦當鐫遞職名以保微臣曲謹小廉則公義私心兩得其宜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抑臣犬馬之忱尚有所銜誠不忍蘊在心曲而不盡於　聖明之前也臣竊聞趙絅之疏批有漢宣讐祖之教　聖學高明必非偶然而發者然義非經據事繫人倫一有所差其害不輕若以程夫子祖殺其父孫告祖當死之訓揆之則竊恐　聖教[illegible]非天理人情之至而其前後伏法於　聖朝者之子孫亦將喘脇而不知所出矣恐非安保無事之

微也罪戾之身引伏不暇而竊不勝過慮之至復此
抵冒犯義侵理尤當萬死臣之蠢愚誠可哀也伏乞
聖明並垂財幸焉臣無任惶恐戰怖之至

五疏 丁酉十月

伏以臣伏自喪除即蒙 恩命以病乞免首尾半年
矣非但意竭辭蹙亦以煩瀆爲懼昨因縣道循例呈
狀矣茲伏蒙道臣傳諭 聖教其勤恤懇惻有加於
前而復令臣調理趁朝臣震越感泣計無所出蓋以
遠外孤衷無由畢露而前後醫官又不能詳細書啓
以致 聖意以爲猶或可以起發矣臣之情勢尤甚
憫迫臣自去冬以來全廢他事專意醫藥及至被

命以後尤不敢少忽冀或症勢少緩則庶幾匍匐上
道以謝　隆恩矣不幸病根漸痼胃氣尤敗口不粒
食肌肉消盡雖以　御府珍劑至今支持然扶而起
立試出門戶則有同風中之烟若將飄去者矣以此
氣力豈有行役之望哉噫宇內含生之倫孰無臣子
之性哉臣既遭愍凶永無事親之日則只有效身於
殿下之前爲可以不廢秉彝之則而今亦已矣只自
悲悼而已抑臣時又自念性氣偏駁不適時用粤自
頃歲一二陳達俱極愚妄至於懷慶名儒天下後世
之所謂大賢人者而臣敢倡言排之又不自揣其悖
謬而側耳於　聖明視學之日冀聞　有所處置臣

之愚妄誠可哀也雖使臣不病而得至　殿下之前其所云爲不過如此而或甚焉則只將傷　殿下知人之明而自速其辠戾而已然則狗馬之疾未必不爲賤臣之福而亦將無所累於　明盛之朝矣故臣旣以流落不前自悼而徐又以此自解也臣旣不能進而復爲此說者竊意　殿下雖知臣之廢疾而猶或以爲可惜故並敢冒陳尤極悚慄伏乞　聖明矜察瀕死之狀　亟還收召之命俾臣得以安意就盡不勝幸甚瞻望　天闕無任感激屛營之至

六疏 仍戒誨　聖德○丁酉十二月 且論懷慶人事

伏以臣聞黃鍾一動莩甲皆春聖人御世萬物咸亨

臣久負逋慢之罪祗俟鈇鉞之誅伏蒙　聖慈矜察疾病之狀姑緩嚴召之　命區區螻蟻之生庶幾安意而就畢臣望　闕祗承感極涕零至於太醫柳後聖雖於相臣勳貴之尊　殿下罕使看病者而況今兩殿議藥之日顧乃遠送五六日程俾診狗馬之疾臣竊自以爲臣庶幾可以回生而亦以爲不能以生也何也後聖術業精明況賴　殿下之至仁則枯楊之生稊死灰之復燃夫豈難哉然福過則災生榮溢則咎至神人所指無病自斃此臣之自以爲不能以生者也嗚呼　殿下視臣爲何如者而所以見施者一節加於一節以至於無以復加之地也臣撫躬慚

皇直欲隕首而不可得也臣又伏讀　聖教有曰如有可言者馳驛以聞臣有以見　聖人好問兼聽之盛心也然臣尚復何言哉臣愚妄偏滯執迷自遂眞所謂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益篤者也臣以此自分不堪當世之用杜門空山甘忍飢餓今又隱疾摧殘神心耗竭雖欲掇拾舊聞以塞　聖聽亦且昏謬顚錯只增其不韙之罪而已然而忠戀之誠則不能以疎賤而有間矣昨者雷雨之變當夜大作臣隕心摧膓蹶然起立北向長吁曰方今　聖賢相逢治具畢張上帝譴告何乃如此無乃天錫神武畀付甚大而　聖明之所

以自任者有未當乎天心耶　臨下之際雖極恭莊而屋漏之中或有所愧耶用人處事之時卽未盡出於天理而或間之以人欲歟苟遑目前宵旰之憂而釀成燕晏酖毒之禍歟朝廷之上貨賄或上流而閭巷之間恩澤不下究歟賢者不萃於朝著而庸陋者反被其澤歟匪頒之式或加乎僥倖而洗寃之澤或閼於幽隱歟直諒之言壅遏而諂脅之態逞歟德義之風埋沒而汚賤之俗成歟大禍之端已眹於冥冥而細娛之惑能蔽其昭昭歟枕人熟睡而人或不可信歟割身療飢而身已隨而將斃歟公卿憂國之深不如營私之切愛民之甚不如愛身之至歟夫必有

是數者然後乃可以召灾而致異矣愚臣隕結於中
者不過如此而已此則臣之屢陳於　聖聽者也今
者尚復何言哉譬如危檣破船遇着風濤頓足呼號
而胥及於溺矣嗚呼其傷痛也已　殿下又念臣貧
不能自存　特令道臣輸送食物臣又以見　殿下
憖勞惠養之仁出尋常萬萬也第臣竊念今日功有
未報而勞有未賞者何限當得者有怨恨不滿之意
而是(一本作足)富之典反及於終年病伏之身臣感激銘
鏤之餘竊不勝悚仄不寧之心也抑以臣子歸美顯
仁之誠猶可因此而少伸故臣謹百拜受　命矣嗚
呼適玆冬至陽氣已復伏乞　聖明少留意於愚臣

前後所進朱子之說復善猶恐不盡其量除惡猶恐不去其根改過猶恐不猛遷義猶恐不疾析理猶恐不精涵養猶恐不深幽獨之中猶恐有隱慝紛華之際猶恐有奇衺毋以一長自多己德毋以一短並棄人善毋以畏愓而成委靡之習毋以少康而萌苟安之念毋狃狐埋狐搰之威惠而忘天地父母之大德毋悅溫平可口之湯劑而忘湔腸滌胃之神丹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觀閉關之象謹掩身之戒 聖學日新 聖德日起則上帝鬼神還收威怒 聖祖神考共深慰悅矣齊王不忍一牛而孟子猶以爲可王近者內浦眚災之人 殿下汲汲放還又 愍其

寒餓而死 命給衣糧藩臣亟與傳說遐邇莫不感悅此正 殿下擴充其端因時循理乘勢有爲之日也伏願 深留聖意而勉旃焉不勝幸甚臣精力凋殘恐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孤忠之有在跡阻朝端莫陪呼嵩之班時逢陽始敢獻反善之規臣無任區區祈懇之至至於臣之職名 殿下旣許臣以調病期以來春上來其間虛帶樵牧之社深所未安伏乞鐫削以便公私千萬幸甚不勝感激皇恐之至

疏成後臣伏見封到一角 文字有以見 聖心卓然直與天地同其大舜禹同其聖也其議至小而所係甚大其跡至粗而其義至精眞所謂道心

微妙之全體而天理發用之本然者也惜乎無有以奉承將順之者也臣之妄意正爲今日天理日晦人心日汙故冀以此密扶世道之萬一以爲異日陽復之基本矣若如議臣之意則是春秋經傳不敢進講於　經筵朱子論議不敢暗誦於朝廷而魯頌當廢在泮之篇七篇當去許行之章矣寧有是理哉且朽骨且畏之況生者乎此有志之士抱經深藏如避洪水猛獸之患也臣竊不勝慨然之至臣雖愚妄亦非不知難便之勢然所以處此者豈無其道乎昔蔡京時士禍甚酷挾元祐書者罪及師生時劉聘士勉之入大學陰訪伊洛文字

深夜藏去候同舍生熟寐乃始探篋解褰下帷然
亭潛抄而誦之卒以全其身就其德以傳之朱子
以啓萬世道德之淵源夫在匹夫之勢苟有好學
明道之誠則不憚其用心之勤如此况　殿下受
皇天之丕責承百王之大統潛除僭擄之鬼以明
斯道之傳何患其甚難哉假有意外之事則亦自
有任之者韓愈曰佛如有知凡諸殃咎宜加臣身
又曰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朱子
曰不幸蹉跌死生以之臣於此亦云爾伏乞　聖
明憐其愚而財察焉

七疏 戊戌二月

伏以臣受職經年病亦沉綿春和之　教奧在前冬而尚此遷就嚴章不加而　溫諭復下臣誠震越若隕淵谷臣自禍故之餘因仍摧謝雖無痛楚危急之症而羸悴日甚心神怔營當此春和坼閉尤謹臣之病狀若不至此則其扶曳赴謝之日久矣何敢更淹時月復煩　嚴召哉況臣父故奉事臣甲祚節行幽沉殆將泯滅　殿下特賜褒典榮耀罔極不惟臣父之銜感於泉壤臣之感泣奉戴思欲歸死　輦下以謝　光寵豈有窮哉是以自比日以來作氣自扶試步於門庭或試於一喚之間則病骨凌兢不耐風氣戰掉忡悸亟入顚倒噫臣之情事其亦戚矣臣之形

勢其亦窮矣且臣於此復有所大段悶迫者臣從前不敢欺罔敢陳病狀則殿下輒遣醫來視此實微臣蕩蕩不敢當者然以此爲嫌而不盡情實則亦非事君如父之道也臣於此尤不知所處也臣自去夏以後無一日不在恩命之中而疾病如許以致炎熱則期以秋凉秋凉不蘇以至冬寒則又期以春和而今又如此臣更以何辭復敢籲於殿下哉只自悲號而已只自盤辟而已伏乞聖慈哀憫而財幸焉臣情竭辭窮無任震懼危怖之至

辭吏曹參議疏 戊戌三月

伏以臣昨者伏承贊善臣宋浚吉傳諭聖旨繼又

祗受疏 批及病狀 回諭臣之罪戾於是爲甚矣臣雖疎賤之品妄自以爲受 知於 聖明而又謂 聖明之知臣者亦以爲純愚質直而已今玆 提諭之意則若以臣爲可以起發而自託於疾病以便身圖者然愚臣平日自恃以爲受 知者乃有大不然者而 日月之明猶有所遺照也果令臣眛於君臣之義而只爲便私之計則膠口結舌而死可矣何故披瀝腎腸屢進狂言而不自知止也區區畢義願忠之心不見白於 明主之前朱子所謂君臣之際嗚呼難哉者不幸近之矣又聞 殿下慮臣以朝家方有接應之事爲不便於去就云此亦非臣意之所到

也君臣之義安危休戚理不可差殊豈敢隨事規便
頭出頭沒哉且臣辭疏稍淹時日者誠有以焉臣感
激 恩命必欲忍死趍赴故未敢遽辭低徊前却日
復一日知其終不可强然後始敢陳乞非敢無故因
循自陷稽慢之罪也臣之情勢終始如此倘蒙 聖
明矜察而廢置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其 收召
不已則臣何敢苟惜垂死之殘喘而不一進於 闕
下以暴其尫羸之實狀哉第今天氣全似冬寒氷雪
侵凌風日料峭決非殘病觸冒之時而天曹要職亦
不可久曠伏乞 聖明亟賜財處以便公私臣賴
殿下慈覆之恩孱喘或延則雖靡 嚴召自當扶詣

呈身以俟 聖慈慜然許退而歸死丘壑則臣之負犯庶幾粗贖矣若其賤疾終不可愈則臣亦末如之何矣並乞 聖明特垂哀省焉臣不勝感激忪怔之至

疏成後臣伏承道臣傳諭 聖旨以臣貧甚使給食物者臣伏切惶怖尤不知所措臣終年跧伏罪大逋慢效蔑絲毫自食土田猶爲一蠹況沾 恩賜何心敢安且今四隣呼飢菜色盈路獨蒙 惠養尤所不忍伏乞 聖明念倖賞之戒思均和之訓亟還成命以安微分焉臣無任踧踖隕穫之至

辭禮曹參判疏 戊戌四月

伏以臣昨承疏 批遞臣職名使臣調理上來臣喜得所願感戴 鴻私不意 新命特出內旨而春官亞卿極非庸陋蔭官所敢當者臣聞 命錯愕萬萬無措臣之狼狽固不足言而 聖明不念官方之隳紊仕路之淆雜則臣竊爲 清朝惜之而又恨微臣超造之路亦枳也頃歲臣師金集嘗拜此職夫集宿德宗儒而猶不敢受 聖明亦準其辭況臣何人敢受集之所不敢受者乎且臣一欲赴謝者非敢爲供仕之計只欲蒙 聖明察此羸悴之狀而許其歸死而已今忽有此礙阻臣不勝憂悶之至伏乞 聖慈俯察微情亟收新命毋徒爲久駭聞聽也前日 恩

賜食物臣謹將領受感激危悑罔知所言不勝區區
懇禱之至

二疏 戊戌五月

伏以臣瀝血祈免　批教靳許臣狼狽益甚不知所出臣之私義固不足言而　朝家事體誠可愛惜夫官方壞則仕途雜名器輕則朝廷卑頃歲臣師金集之辭免此職也該曹之啓有曰禮曹無論堂上郎廳必以文官差除已成不易之規請依其辭是時　初政淸明廷議精白皆知信法而不信令其時　殿下雖欲勿遞竊恐有所不能而金集雖欲仍受又豈可得也夫金集之所不敢受者而臣敢冒受則是與當

仁有異而後世亦必嗤點曰數百年金石之典自其而褻之也臣雖自任之輕而實不忍其蒙此也伏況朱子嘗曰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眞售僞託公濟私若使淸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今臣不敢自擬於古人辭受竊願 聖明爲世道深思之也且臣少事故文元公金長生若揆以宋之尹(火旁享字)則今日蹤跡亦宜有斟酌者矣伏乞 聖明更察微衷亟與改正以幸公私焉臣襪線罔效而惟事瀆擾固知萬死難赦唯是理窮事極復干鈇鉞臣不勝戰栗惶怖之至

赴 召在道陳情疏 戊戌六月

伏以臣前月初旬祗承　批諭遞臣職名令臣疾速
上來臣之蹤跡十當九穩卽當束裝前進以謝　恩
命而不幸疾病未已未卽就道一日二日常有庶幾
之望以致淹延時日屈指蒙　諭之日則已浹期月
矣臣蹶然驚惕以爲若待病愈則眞是無日之期而
一日退伏是一日罪釁故乃敢忍死起發經歷數邑
才到淸州則病情陡劇喀然顚仆如癡如狂作一僵
尸恐不免溘然殞斃復爲萬適而御累　盛世也臣
之不自量度率爾取敗有如是者深自愍悼復無所
及矣倘蒙　聖慈憐臣如此　許以未盡之危喘歸
死故土則其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萬一未蒙　矜許

則臣固當强拚一死分寸躋攀以向京口而只是以此氣力當此暑熱一日行九日休復淹許多時月且其顚躓狼狽之狀有駭道路瞻聆而其得生謝聖明亦不可保矣豈有人臣受恩如臣負罪如臣而得免於刑章哉伏乞聖明亟下有司以治臣罪則臣雖萬死千萬甘心無復遺恨矣臣祗伏道傍不勝徊徨悶迫之至

入京病未謝恩待罪疏戊戌七月

伏以臣曾於道上伏承疏批繼又聞聖體未寧臣不勝驚憂五情如燬劃卽起發前進而只緣疾病沉困未得奔程趂限今日始至城外夫豈有人臣旣

聞君父違豫而自惜軀命逶迤淹延不卽奔問者乎且臣仄聞　殿下於醫官入診之時　下問臣行已至未至不勝感泣戰慄之至臣鞍轡之餘氣力摧殘若將垂絶者然旣至之後又未能詣　闕謝恩臣之罪戾於是爲大更無顔面可立於人類矣臣祗伏私次恭竢譴責之加臣無任兢惶危怖之至

辭繼粟繼肉之　命疏 戊戌七月

伏以臣伏覩　殿下下政院之教嚴飭該曹使之繼粟繼肉者臣慚惶驚悚罔知攸處夫君之於臣固有周急之道故臣自在鄉里次第承膺矣今玆題目究厥所自則實非人人所可堪者夫宗廟之犧象不可

施於燕禮衮冕之文章不可加於木偶伏乞　聖明稱物平施毋使臣受僭冒之誚況臣病伏寓次尚稽肅謝而徑受匪頒尤非所安更乞　聖明財幸焉臣不勝皇恐震灼之至

以奏語失實待罪疏 戊戌九月

伏以臣疾病沉痼待盡丘壑昨以　聖明收召不已又値　聖躬不寧傳聞浮實章皇上來一再　賜對過蒙　奬許臣愧懼踧踖誠不敢安惟是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陋學妄有陳達如收用俞槩勿貿遠物停止土木之役皆蒙　採納臣竊不自揣以爲庶幾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毋負於　殿下收召寵與

之意矣惟是臣賦性麁率無所取材論事之際類多
衝口而出故率多妄發而所言時或失實至於遠物
搜禁之際大臣藏置之說　聖明以爲似不近理臣
亦以爲傳聞未必盡實出而聞之則果是誤聞臣不
勝瞿然方欲上章引伏矣忽聞領相以此不安臣益
增隕越無地自措夫在尋常之人事涉虛妄則言之
者固有罪矣況於大臣其可以無根之說妄加之哉
臣之罪戾無所容逃而益知不敢復側於朝端矣伏
乞　聖明亟治臣罪以謝公議抑臣於此竊有感焉
臣之爲此言者非欲論列於事爲之末流只願　殿
下洗濯心地無一物經營於念慮之中使動靜云爲

粹然一出於正然後策厲臣隣使之專一於朱子所
欲養者二事之外了無一事則庶可以酬　聖志副
輿情故嘗以武侯之不置史官朱子之姑捨廟制爲
言矣今此物件全不打緊而可已不已遂使行人蒼
黃困殢臣竊有疑於　聖志故敢有所言非敢有攻
斥大臣之意也然其心如此而其言旣誤其罪烏可
逃哉且臣於其日因　聖明下問李惟泰事歷擧彼
時顚末仍及申生事及出而思之是乃　殿下嘗置
律名使人不敢犯者而臣精神昏惑造次之間不覺
其抵冒到今思之驚惶悸慄心膽若墜臣之昏妄不
惟有害於人而自害其身者又如此臣竊自悼焉然

而 聖明不卽治臣之罪者欲使其自請耶或 憐
其愚而諒臣無他賜耶臣震慴累日不知所出適値
大臣事不得已而冒死敢請伏乞 聖明亟下有司
俾議其罪如或 哀矜不忍致辟則 亟賜退歸以
安微分則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臣不勝恐懼
危怖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戊戌九月

伏以微臣不肖之狀不惟自知之明人人無不知之
故臣竊嘗以爲庶蒙 日月之俯燭使得全其愚而
畢其命也不料今者 親擢無似之身猥置莫重之
地資顯序越例創事異聞聽皇惑中外疑駭臣恐懼

戰縮莫知所出而竊自恨平日仰恃於 聖慈者今
乃大謬之至此也伏況國之所以維持者名器而已
名器一紊則國隨而危矣此其所關不輕而重也審
矣豈 殿下之聖明偶未慮此也耶且念國言可畏
公議至嚴 殿下所奉三無私者亦豈可以微臣而
有所虧損哉且疾病沉痼已上請急之懇矣形勢危
迫晷刻難淹伏乞 聖慈亟收新命且許休退俾臣
得以未盡之喘歸死丘壑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二疏 戊戌九月

伏以臣猥上封章畢露情悃而 恩俞不下溫批反

降臣誠惶蹙不知所出臣之不稱於是任夫人皆知之仰惟　則哲之明何所不燭梁鵜軒鶴古人所譏負乘致寇大易攸戒臣雖不佞亦誦斯義噫士生斯世孰不願際遭明時逢承寵榮臣非病風何苦獨無是心惟其虛名難副衰病難强天日下臨不敢飾語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即收新命毋曠天職公私豈不幸甚臣不勝感激憂畏悃欵屛營之至

三疏 戊戌九月

伏以臣猥蒙　誤恩瀝血控辭冀蒙　矜察矣　聖鑑不諒反賜温批奬諭之勤逈出尋常臣益增擢隕悸極成疾玆不免再瀆　天聽罪實萬死伏念冢宰

之職苟非位德隆重爲一世表望者無以厭服人心如臣庸陋百不及人雖在尋常郎署猶懼不堪今乃卒膺此職雖不日反汗有識之士尚疑 殿下之舉錯況復淹延累日四方無不傳聞臣實爲 聖明惜之目今耆德在服俊乂僃載能任此責者自有其人而鄉里庸人無一善狀者顧乃蒙此 寵擢揆諸事體不宜如此言念至此益增皇悶伏乞 聖明亟回成命以任賢德以重名器不勝幸甚

四疏 戊戌九月

伏以人君以量才而器使爲道人臣以揣分而任職爲義苟乖乎此兩失其宜而其國必病故興王必難

任人具臣猶謹受官而況拔之於恒品躋之於峻秩委之重而責之深者非有過人之才高世之德莫可以當此也今臣只以四體之俱外猶可比於人而回顧其中則空空之狀最出人下故杜門空山分甘枯死前後除拜力辭乃已者非敢以爲讓是美德盖其自知之甚審也況此天官之職實秉措舍低昻人地權衡望實故從前任此者雖號練達而鮮不狼狽以臣愚昧埋沒草萊一朝出來驚若羈雌人才長短政事體例都是墻面一二擧錯四方非議則殿下雖欲庇護亦不可得矣故子路使子羔爲宰子曰賊夫人之子然則今日殿下所以處臣者乃所以棄臣

也且惟此職例兼備局機密重地尤非如臣者所得
忝署是　國家莫重莫大之務由臣一身而兩皆瘝
曠所關不其重歟伏乞　聖明更加財察上念國事
下矜臣身　亟許鐫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五疏戊戌九月

伏以臣血誠哀籲冀蒙鐫職而　天聽愈邈批諭尤
勤臣計窮意蹙誠無所出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今此職事實非臣之所能與其冒受而獲僨事
之罪不若終辭而受不恭之誅不恭之誅反小而僨
事之罪甚大二者之間不翅遠矣且念　聖明不知
臣之無似必欲其勿去則不若改此職秩而　許留

輦下時 賜進對使臣得竭其愚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退之如此則 殿下無乖器使之道而微臣庶有纖線之效矣臣之爲此言極知僭犯而冒恃聖明不敢有隱伏乞 殿下特賜財處焉且臣疾病漸痼供職無期而狷狹之性實恐復干醫藥之 恩故不敢以聞第其危苦之狀有不勝言者更乞 聖慈並垂矜察焉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六疏 戊戌九月

伏以臣冀免 新命屢瀆 宸嚴微臣負犯萬死有餘然而 聖度包容不惟不之罪而溫諄之旨愈往愈隆臣撫躬惶感不知所以得此於 聖明也第臣

微誠已竭 天聽莫回區區蹤跡狼狽益甚臣尚有一言未盡上徹敢冒斧鉞須至罄竭竊念 殿下簡擢臣身不由階級而躋之峻秩者豈非以草莽陋質不事文飾無有矯僞稍可任使也耶若然則今日乞免至三至四而不已者 殿下亦已知其不由文飾而無所矯僞也其才可堪而姑爲遜辭以掠美名則是事君不誠大非 殿下擢臣之意矣若其固辭實出於自知愚昧而果不可用則天工不可久曠銓衡不可苟充伏望 亟咨時望改授其人不勝幸甚 殿下如不欲遽許臣歸則雖無職名謹當庇依京輦時以章句之末或備 顧問之後如此則區區志願

千萬滿足矣臣之此言實由肝腸伏乞　聖明亟加財幸焉臣不勝激切懇款之至

謝　恩後陳情乞遞疏戊戌十月

伏以臣乞免　誤恩屢瀆　天聽罪犯愈重而　聖眷愈加如此而復有干犯則是非祈免乃所以祈恩故臣不勝震越冒昧謝　恩不知臣者將謂臣已任其事也臣之皇恐於是益甚　殿下於前疏之批既以辭竭爲教臣誠不敢更有所言而又有所不敢不言者請昧萬死以畢其說伏乞　聖明哀憐財幸焉臣不幸有同氣之慘數十年來不敢自同於餘人以竊自附於經訓之萬一矣今臣既躋卿列則其

在私義必有所碍臣若甘心抑意而無所擇則失其區區之守而得罪於經訓若欲當其職而有所避就則又其義之所不敢也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而又不敢索言公誦淹延浿默以曠職務臣之罪負至此尤大伏乞 聖慈哀臣心事愍臣蹤跡 特許遞免俾全其守則臣雖滅死於 輦轂之下萬萬無恨矣臣無任戰兢危怖之至

引咎請遞疏戊戌十月

伏以臣自忝 新命日事澶擾唯以亟遞爲期不意召牌臨門不敢更辭蒼黃供職甚無倫脊其中一事最乖理致臣不敢不自列於 聖明之下伏乞 垂

察焉臣竊觀綱紀之頹風俗之弊未有甚於今日
聖上慨然於斯遂以宋浚吉爲風憲之長　聖意所
在非偶然也浚吉感激　知遇思盡其職百廢將興
施措有條數日之間風采頓異搢紳拭目廝儓聳瞻
佇見頹綱之振弊習之變前禮曹判書洪命夏本職
之外所掌甚夥夙夜勞悴盡其心思庶事得以修舉
朝廷倚以爲重此兩人者政宜久於其任以責其效
而臣識慮昏謬乃於昨政循例注擬遽移其職使其
至誠徇國之意未免將展而還縮輿情缺望物議嗟
惜臣誠慚悚不知所措抑臣於此又有所不安於心
者浚吉望實俱隆非臣之所可跂望者而顧居貳席

使爲臣佐事理之乖莫此爲甚縱臣無愧人將謂何
臣之昏妄驗於一日之內者已如此如復因循則必
至大狼狽而後已伏乞　聖明諒此事情亟遞臣職
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職疏戊戌十月

伏以臣麋鹿之性老入脩門打乖成習卒難變化以
故發言處事動皆謬妄臣誠自悼矯揉萬端而終不
能回眞所謂下愚不移者也循是而行雖小事尚不
敢承當況此銓長之任是何等職務而乃敢因循終
至臭敗乎且臣暫與政席聞見孤陋心思昏塞披案
指點臨窠搜索其苟且粗率之狀尚知自愧傍觀者

豈不以爲恠事且今寘闕甚多臣晝訪夜思竭其精力而終不可以塡補臣憂懼憫憫寢食全廢若復抑而行之必至於滅性而後已區區願忠之心徒爲貽笑之資此豈盛世之所願聞哉伏乞 聖慈哀矜而垂察亟遞臣職以安愚分則實 天地生成之恩也

辭貂帽劄 戊戌十月

伏以臣去夜伏蒙 聖恩特賜貂帽一件臣感戴榮光撫躬隕越第臣妄有所懷敢以布 聞昔自唐虞已有衣裳袞弁之制孔子論爲邦曰服周之冕然則帝王之治何嘗不以等威文章爲重哉然而衛文侯罹亂傾覆則大帛大布以爲衣冠其臣服飾從可知

也其時寧有所謂等威文章哉是以其塞淵之效遂致騋牝三千狄人畏憚下至漢唐創業之君中興之主莫不以儉德爲先其見於史冊之中者班班可考也故臣於前後進對每以此說懇懇陳達至於貂錦之貿則臣特進苦口之言蓋臣妄意以爲　君臣上下當亟除奢習然後民力可紓天怒可弭也今臣受此珍美之物以近不稱之身則是臣事　君處己奢儉不同入告出省言行二致臣雖無狀心實愧恧且臣聞興王必核功賞明主尚愛嚬笑臣冐入朝端已閱三朔而出入胄筵僅止三四時近　清光蒭言無用徒費公廩心常慚懼故冬料常祿亦不敢受況此

特恩何心敢安且臣目覩民窮財盡之狀憂心如燬忘寢與食誠不忍獨霑膏澤伏乞 聖明察此愚誠亟加反汗以安微衷臣不勝惶恐之至

雷變進戒劄 戊戌十月

伏以今夜雷變何其慘哉方此收藏閉固之日乃有震發奮擊之象未知 聖上幽獨隱微之中有何難顯蔽痼之心而天之示警一至於此也無乃 殿下新經大病正當創艾更始之日而善端之萌未能春噓而物茁耶邪念之祛未能雲消而霧捲耶圖治之志方銳而宴安之毒已祟耶軫民之憂雖切而惜財之意反勝耶夫必有是數者然後乃有以召災而致

異伏乞 殿下猛省惕念克己自奮早夜祗慄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 宗社神靈守之在傍不敢有一毫人欲留於心目之間然後 申敎大小臣隣同寅協恭夙夜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脩胥勅則所謂堯天舜日廓然淸明上帝鬼神還收威怒者庶乎其不旋日矣且聞朱子告於其君曰目今饑民流散冬雷憂在嗣歲而其所以救之之術則又不過反躬引咎以圖自新而已愚臣今日之所思亦不敢外此而他求也臣心悸膽駭明發徊徨亟草劄本蒼黃上 聞臣不勝危怖之至

辭職劄 戊戌十月

伏以臣比傷風寒蟄伏私室昨於雷變不敢退處且
喜世子復開筵席力疾赴講仍值恐致添劇而發浮氣
內痛外赤一夜之間鼻眼莫辨臣卽欲呈告而未及
也昨朝下吏來言將有 召對之舉使臣請 闕以
待而臣疾病如許未得趍造臣不但罪負之深抑臣
所懷未吐耿耿在心憂懼蘊結不知所措且臣例於
冬寒病情侵尋塞竇擁衾僅僅支過今年則又倍於
前臣以此氣力决難供職伏乞 聖慈特許遞免以
全危命

引咎辭職劄 戊戌十一月

伏以小臣愚迂疎賤率意循情每以為臣之事君如

子事父然則朝廷一家也同朝兄弟也設令兄弟有
失不相規戒以爲我或言之則彼必怒我而泯默噤
切腹非心尤而已則僅足以苟保目前而非所以長
保湛樂之道也臣有此心故謂人如己雖取狼狽而
終無所悔焉臣曾聞大臣有言㚖擿緯之所失而因
此有紛紜之說臣以爲擿緯無其實而受其黷昧則
雖在微末人尚云不可況居侍從之列者乎如有一
毫所失則亦合明言公誦以施胥匡之義此實事理
之當然故臣曾於　榻前旣發其端而大臣及戶曹
判書鄭維城備達當時事實則紛紜之說自然消息
此則非但擿緯之幸亦同朝之所幸也然而臣意則

以爲其事雖微終不若初無是事之爲愈故欲微示
薄罰兼以責效於外郡而又慮少失明白之道則紛
紜者復以藉口故又以陳於 榻前幸蒙 聖明知
臣衷曲卽賜允許而筵臣又以臣意爲不然故旋卽
反汗然區區赤心則可質神明雖使挻緯聞之想亦
無恨矣而况鄭維城則雖曰微有交涉又是微乎微
者故臣之本心實無一毫疵斥之意矣今聞維城以
此不安至於呈辭夫維城之淸愼雅望至誠徇國臣
之素所仰服者謂當諒臣之心以爲如兄弟之相規
而無他也今乃有此引疾之擧臣心愧恧不知所出
臣之愚妄觸事謬剌靡所止底伏乞 聖慈特加矜

憐亟遞臣職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論事劄 戊戌十二月

伏以臣昨者伏見 聖教則軫念湖西七邑之飢民俾與湖南九邑均其蠲賦之數 德意之厚與天同量流殍之民庶將肉骨而毛骴矣不料大臣恤其經費不能奉順以布 聖恩甚可惜也臣謹按宋孝宗朝嘗遇凶歉發内帑之藏轉大農之粟以賑之而朱子猶以爲未足復請給降緡錢而不得則又恨其計較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又以爲民之與財孰重孰輕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至於民散國危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邪此言明白痛

切不待智者而知其理勢之必然矣至於今日之事則只將蠲其所輸之賦矣而猶且愛惜郤難如此況望其轉大農而發內帑乎今日經費雖曰不足然計今見存之穀可支來秋而布猶不在其中矣又有兩西大小米三萬石奴婢貢米萬餘石以此補用可以支過矣借有不時支發則江都南漢之米又可以貸用矣何必預慮日後之經費而不恤目前之餓殍乎臣竊聞龍安之飢民聞　聖上盡減租稅相與涕泣而言曰　主上之恩如此吾輩當忍死勿去以副
主上之意大學所謂財散民聚之言可驗於今矣而況人君能行仁政則不惟被其澤者知感而遠方聞

聽莫不悅服故昔朱子病臥田間聞朝廷大行賑濟
不憚奔走之勞起膺朝命以活浙東之生民令使
聖恩浹於飢民則不必徧加乎其身而一國之民無
不鼓舞感戴矣以是而若論其得失則雖十萬之穀
不與易此也況數千之米乎且令　殿下寤寐豪英
而未有所得若能以仁心實行仁政則安知有朱子
之心者不起而爲　殿下之用哉伏願　殿下勿拘
於國用之虛實而全減七邑之賦入如湖南之九邑
不勝幸甚臣又伏見全南監司徐必遠差送扶安縣
監梛晃而請　賜宣對政院以非藩臣之體而請推
夫必遠之請語意樸直太無曲折政院之請推是也

然究其本心則不害其爲獻忠之誠也臣聞大學曰如保赤子孟子曰爲民父母夫赤子在外人有言之者曰顚連飢困將不可活爲父母者必將恫瘝在心頃刻不置人有自彼來者則必將盡氣迎問不暇一息之少緩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古之忠臣不忍流殍之狀有作圖以獻者有進烏昧草者夫必遠之意以章疏書狀不能悉達其千里之情實故請其 宣對差員 親問疾苦之狀此實格外希濶之事故政院不免循例請推而在 聖明憂恤之心則不可不準其請使遠外物情相顧落莫也夫赤子或疾痛瀕死而人有自父母來者曰爾父母不問爾生

死其赤子可得無怨慕號泣之心乎臣昨見　聖教
若將引見柳炅者而終不果焉者得無以　聖候不
安未能出御而然也然臣竊以爲　殿下真有恤民
之誠則引入臥內問以疾苦無所不可也如是則遠
方疲癃之民聞　聖上之如此其感戴之心將不萬
倍乎夫柳炅之事甚小而揆事觀理則區區之心不
勝其憂悶焉臣謹考　光廟朝嘗念罪囚凍死夜五
鼓　召承旨入寢廳問罪囚幾許承旨尹弼商對之
甚悉　光廟拓窓命入寢內　光廟回顧向內曰此
吾寶臣也蓋　王后御座密邇也臣又竊考　皇朝
故事十三省府國官員有爲進表而來者並其所帶

吏卒而引跪于階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
之賤咸得仰覩　天光其規模廣大誠意懇惻至於
如此則治化安得不隆哉夫君臣天地也其勢不患
不尊而惟患嚴畏之太甚以致阻隔也故易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上下位矣此言君臣之分
如天地之不可踰越至論其變化之妙則以天上而
地下者爲否地上而天下者爲泰盖以天地不交則
萬物不生君臣不交則事功不成也故朱子當南渡
之日汲汲於天下之事而其爲說不過曰乾剛不亢
君道下濟忠讜競進臣道上行則天下幸甚伏願
殿下上法　皇朝內承　祖武玩大易之象味朱子

之訓勇去因循之習亟收瞑眩之效不勝幸甚抑念臣才力淺短疾病頻仍負乘之懼覆餗之憂交煎乎心念未及他而前頭大政尤不知所以如何伏乞聖明矜察臣情 亟許遞免毋爲久誤 國事則公私大幸臣不勝惶恐懇迫之至

辭貂裘劄 戊戌十二月

伏以臣伏蒙 聖恩賜以貂裘一襲者臣感激兢惶不知所裁臣曾被貂帽之 賜控瀝衷曲冀蒙 反汗而 聖明强使領受臣恐懼隕越不敢更辭然每慚示儉之訓且懼入奢之戒恐恐然如負深罪而況此裘其大小輕重奚翅十倍而微賤之臣敢以近身

乎臣之受職已踰旬朔而絲毫無補徒費廩米俯仰慚怍直欲循墻而走矣矧今增之以匪分之 恩加之以不稱之服臣內畏福過之災外切鬼瞰之憂誠不知所以爲心也臣伏讀 聖教懸臣之衣服單薄以致疾病臣感泣頓首不知死所第臣所藉非薪所抱非氷誦武侯之言則寸心常焦讀文山之奏則中腸自熱雖或懸鶉百結積雪三丈誠不知其寒苦也正宜 君臣上下縞素爲資牛毛纖線不敢妄費華奢風則如雷震物急民隱則如渴赴泉以少回今日之世道則臣雖凍死於雪裏未及乎大槪之不託榮耀無窮千萬無恨矣今兹所降貂裘不敢服以拜

賜伏乞　聖明收回恩命以安微賤之分不勝幸甚

引咎劄

伏以臣伏蒙　聖慈曲諒微衷其所不安　俾勿强行臣常感泣不知死所頃以睦兼善事同僚構出啓草其時臣同在席上雖不得交涉於其間第見同僚或慮兼善有所不安屢改措語務得平穩而的當矣不料兼善終以此辭職同僚皆不能安而有乞免之舉臣爲長官參見其事則義無異同請　命遞改臣職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大政後乞免劄 戊戌十二月

伏以臣孤陋謭劣未諳世務猝當重任觸事狼狽且

以賦性愚妄率意直前取捨之間動乖理致政目一
出人心駭怪侏儒一節全體可見臣之長短今已畢
露雖以滓穢朝端爲懼而亦喜 聖明洞燭其實不
復傷則哲之明也臣身雖在朝分毫無補而徒喪
其初心誠不勝愧懼之至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俾
得歸死田野不勝幸甚

二劄

伏以臣伏承 聖批寵奬過優臣皇縮愈深益無所
措臣於前劄泛然陳乞不暇以實事上聞故 聖明
未能深察以爲循例請遞而已臣請復一一陳達焉
日者敎官之加設臣旣以定奪於 榻前矣其後禮

曹請令祭酒之臣商確其選擇至於 啓下而臣全
不聞知徑先差出臣之孤陋昏塞有同聾瞽可驗如
此而尚可爲政官乎吉州擬望之際苦患乏人 啓
請守令之時只稱守令而不言堂下二字若以所擬
三人者爲堂上者然雖是生疎所致揆以規例則所
失非細尋常事體尚如此矇然況乎藻鑑人物分別
賢愚以助 聖治之萬一哉孔子稱周任之言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臣之不能不惟國人之所共知
而臣實自知也臣一日在職貽一日之害二日在職
貽二日之害臣身狼狽固不足言其奈 朝廷何其
奈 國事何臣之不量遽入之失已自難追而不遠

知復之訓庶不全昧伏乞　聖明特垂矜察終許遞
職以安微分則實　天地生成之恩也

辭職兼論事劄己亥二月

伏以臣疾病餘喘幸而持支自數日以前新症忽發
頹臥呻吟已經七日矣從前狗馬之賤疾每蒙　聖
慈之軫念以是皇恐未遑請急矣今則真元澌敗勢
甚彌留不可以旬月爲期而且念臣叨受重任已有
月日絲毫無效疵釁層生固當亟蒙鐫削以謝公議
況今加之以疾病曠廢其職務顧玆典選之地豈是
養病之坊耶伏乞　聖慈財察公私亟賜鐫遞不勝
幸甚且臣竊有所獻焉昔聖人答子貢之問政以信

爲雖死而不可去司馬光亦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依於民民保於信而諸葛君臣能以區區之蜀抗衡丕權之强暴者只以信義固結其民心故也聖賢之訓甚明而前古之跡可驗則今日之急務恐無大於此也日者　朝家申明舊典外方所納之布必以二十五尺爲準遠方窮民無不喜悅以爲庶蒙一分之惠矣昨聞御營廳所收依前以四十五尺爲率云臣竊恠焉朝廷旣以舊典行會則爲守令者何敢廢閣不行而以厲殘民乎本廳句管之臣又何敢仍前收捧有若不知有新令者乎斯民也至愚而神彼將曰朝廷外爲輕徭之令以悅吾等而陰幸列邑之不

從以爲利也云爾則此眞朱子所謂掩耳盜鍾其罪愈大者矣不知當該之官何故爲此以貽不美之名於 朝家哉其事雖小所係甚大伏願 殿下亟下嚴旨凡內外該官及鄉所色吏一切繩以廢閣 命令之律則四方之民曉然知朝廷之可信凡有所令不待驅督而自趍矣然後更申前令除非國中所自短長者外一切以舊典爲準分寸以上使不敢差池則上下相信事必有終矣臣不勝大願焉

辭摠管劄 己亥三月

伏以再昨之政以臣兼都摠府摠管者臣得備 周衛之列猥近 日月之光在臣榮寵雖極優渥其在

政體實非所宜盖惟此職平居則整頓禁旅以警非
常有事則統率三軍以衛　乘輿今雖廢壞但有其
官然顧名思義則有非如臣所可堪當者臣之前後
除拜無非不近其實者而至於今日則尤不着題臣
聞　命增懼罔知攸措且臣又聞昨日筵臣建白請
以臣爲國子祭酒　聖上特賜允從臣尤不勝隕越
此職之難堪與否姑置不論而此事既出於同僚之
請前頭　啓下之擧又當關由臣曹則臣敢曰不知
而掩耳盜鍾之譏何可免乎且臣有何所長而今日
增一職明日加一務譬如蟹蝂之虫已載不起而添
載不已物性猶足取怪況臣廉耻之端不至全無何

甘自取臭敗不知所届乎伏乞 聖慈俯諒微誠將
臣所蒙前後 新命一並還收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陳情乞省叔父母墳疏 己亥三月

伏以小臣連旬病告 聖恩容借黽勉復出憂懼滋
甚臣玆有切迫私情須至冒死陳乞臣有叔父母葬
在楊根地不幸無後未克返窆看護奴僕亦皆橫叛
臣遠在鄉曲聲息靡接野火村斧凋殘已極孤竅兎
窟圮毀無餘臣興言泚顙惻然傷悼亟欲一往哀省
尋久絶之香火修已毀之墳塋則不但臣情粗伸亦
可以藉手歸見亡父於地下而只以身縻職名法令
有拘夙夜疚懷情難終抑臣謹按朱子以叔母死亡

而無得力子弟乞辭召命以營襄葬古之聖賢固有法外伸情之事矣然則臣雖冒請不至大戾於義獲罪於有司故敢干鈇鉞有此陳乞伏請 聖慈俯察微情 特許往還不勝幸甚無任惶恐震灼之至

因憲府啓引咎疏 己亥四月

伏以臣卽伏見憲府 啓辭以司禦尹衡啓刑曹正郎李旭相換有違政體請行改正臣不勝惶恐之至此事略有曲折臣敢冒陳爲項日政同僚語臣以爲刑曹正郎尹衡啓爲人柔懦不能擧職臺諫論遞則善矣而臺諫不可指揮至於本曹汰去則似爲已甚不若換差閑局之爲便而相當之職又適未易奈何

臣歷考官案則司禦李旭職雖差下而仕滿已久且其爲人實合刑曹故臣卒然以衡啓之職 啓下換差矣今者憲府之 啓實甚正當臣之倉卒輕易之失大矣不勝隕越待罪臣待罪選曹無一善狀而盤盤疵累不勝其多伏乞 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因臺疏辭職劄 己亥四月

伏以臣誤蒙 恩眷久叨匪據報蔑毫毛疵累百出心常憂懼不翅臨谷加以疾病侵尋難可支吾冒昧呈告冀蒙 恩遞而分外 恩數又甚特達臣誠惶感不知所出且臣於此復有所不安者臣伏見曹漢

英諫職辭疏有閔維重藉重脇持之語始甚驚疑以爲今有何樣人能有重於諫長者而乃敢偃然借與於人以爲脇持之計乎若果有其人則其爲權力殊可畏也況維重爲人素稱剛直不畏强禦何所偪憚而顧乃藉重於人乎旣而聞之則維重之所藉正指臣身云臣不勝瞿然之至今者維重不在未知其間曲折之如何而臺官旣以指斥則臣何敢晏然供仕自陷於輕朝廷蔑公議之罪哉且臣於昨日　召牌之下病不能進負犯尤大伏乞　聖明遞改臣職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於微細事本不欲互相紛紜以傷和協之道而只爲　朝家事體不得不冒煩尤不

勝震灼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